



ル 5
3048
24



門 儿 6
號 3001
卷 24

門 儿 6
號 2301
卷 24

門 儿 5
號 3048
卷 24

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五十一

祥異

邑之紀祥異猶史家之志五行也災祥於是乎徵邑境自唐以前不可攷趙宋及今凡星象風霾水旱以迄草木禽魚不恆見者輒備錄之以為占驗之助

宋

淳化四年癸巳十月太白犯南斗三吳歲饑民疫知蘇州宋瑄曰斗為吳分民方饑天象如此長吏得無咎乎景祐初郡水災轉運使委平江節度推官張去惑分捍水道

熙寧中崑山旱蝗平江軍節度推官邊珣督捕濱海萑葦

昭和九年
六月十八日
購求

互盤蝗集其下珣命連挺碎根植於上而斃之諸郡皆以爲法

元豐元年戊午七月四日夜蘇州大風雨水高二丈餘漂崑山張浦沙保六百戶悉盡惟餘五戶空屋人亦不存四年辛酉大風潮海水溢民居傾者大半學宮悉倒景定三年壬戌平江蝗不爲災知平江朱熠奏聞

元

元貞五年秋七月戊戌晝晦暴風雨雹兼發江湖泛溢瀕海傍江之民災傷不可勝計朝廷以米八萬七千餘石賑之

大德五年辛丑秋七月風潮飄蕩民廬死者八九海道千

戶朱旭運米千石以拯其患

泰定元年甲子五月崑山州饑

明

洪武十一年戊午七月初四立秋日大風海溢

二十三年庚午秋七月海風自東北來拔木揚沙峻阜

高陵皆爲漂沒三洲一千七百餘家盡葬魚腹

正統七年壬戌夏大水七月十七日颶風拔苗巡撫侍郎

周忱預奏存留崑山縣糧米五六萬石賑之

景泰五年甲戌大水民饑疫作知縣鄭達賑之

六年乙亥蘇松大饑民疫斗米百錢死者交錯於道

七年丙子夏秋大旱

天順五年辛巳七月海溢崑縣人溺死甚衆

成化十五年己亥五月晦酉時有星芒大如杯長尺許有聲自北流南而沒

十六年庚子八月十日酉時天火墜如盃碧烟細縕竟天久方息十二月二十一日夜長星見南二夕而滅自後海寇大作

十七年辛丑九月淫雨為沴連郡田稼滅沒野多餓莩巡撫劉魁奏請賑卹會魁去不果行

十九年癸卯正月七日凌晨雨著木成冰如纓絡葆幢萬樹皆然漢書五行志木水為木介

宏治二年己酉十月五日東北大星隕聲如雷光燭天地

五年壬子大水禾稼無收民飢知縣楊子器發錢穀量日賑濟次年無穀民不能耕種又自他邑載稻種詣各鄉分給之

六年癸丑水災右副都御史何鑑巡撫江南用便宜發漕米賑饑與侍郎徐貫疏吳淞白茆諸渠

十年丁巳冬暖無雪十二月羣草木皆吐華

十二年己未三月大水野田如江湖菜麥皆爛死七月朔海潮赤如血潮退沙泥猶然

十八年乙丑九月十三日地震有聲白毛生

正德四年己巳七月七日大雨傾注一晝夜禾盡滄民多死徙

五年庚午春夏霖雨水勢更大於己巳民乏食餓孳滿路積屍盈河鄉民嚴春出已地瘞之復懸金示賞於是鄉民爭先掩埋知縣方豪具奏免漕

十三年戊寅四月新洋江東姚氏有青龍偃臥牆下長數尺塾師誤認爲蛇以竹擲之不中旋即飛翔霄漢尾植天際頭角迤邐向下大風拔木頃之又一白龍從西南來二龍遊戲天表姚氏積貯席捲殆空越三日大雨漂沒田麥僅露芒穗小民沒股刈以登場甚艱於食

嘉靖元年壬午七月二十五日颶風大作一晝夜拔木發屋舟行漂沒者無算

二年癸未旱米石銀二兩

八年己丑夏六月飛蝗蔽天八月大水

二十三年甲辰大旱螟食苗

二十四年乙巳大旱河渠皆涸野多餓孳

三十四年乙卯倭亂後疾疫繼作民多死亡巡撫周琬巡按周如斗相繼奏請蠲租得俞旨凡倉糧已徵在官者悉令散還男婦爭赴倉厥負載而歸歡聲載道

四十年辛酉春雨雪不止四五月霖雨江湖漲溢禾苗盡渰郭門外一白無際老幼避水入城者多餓死

四十二年癸亥二月有海魚入新洋江二旬不去夜嘗臥於沙灘早行者擊斃之獻於縣其魚圓身色白而無鱗頭目如豕兩耳卷然尾如鳥尾有陰戶在下腹身長

數尺莫識其名未幾玉峯倉白日起火漕米尙未交兌知縣彭富率兵民救之僅存其半

隆慶三年己巳大水四年庚午復大水歲祲知縣王用章請於巡撫海瑞奏改折漕米萬石

萬曆二年七月五保帆歸邨朱姓家有異鳥集舍前色如墨大如鶴數入室中朱捍之鳥以翼擊其脣痛入骨髓頃之雷電交作風雨大至屋瓦盡飛場間所貯稻困及浣濯之衣無一存者

四年丙子大水高下皆沒

十七年己丑夏大旱

三十六年戊申四五兩月連雨五十日吳中大水田皆

渰沒城中街道積水深可泛舟雨後忽生蟲狀如蠶而

大三倍之朝暮聚空中望若烟雲其聲如雷但不啗人

人謂之荒蟲凡二十餘日忽無孑遺不知何往是歲魚

蝦大盛或言蝦是此蟲所化王志慶漢陰雜志云戊申大水災荒為百年所無是

時周公孔教巡撫吳中上疏痛切竟得蠲賑平糶勸分亦皆有法米價不過斗百錢耳宰吾邑者為秀水祝耀

祖於徵比亦有深心舅氏張德程出粟千石濟飢民實賴之文震孟為之傳

三十七年己酉大水明年庚戌又大水

四十年壬子夏不炎蒸入冬無雪民大疫

天啟四年甲子夏大水後大旱民饑十二月地震彗星見

董志曰是年災與戊申等而民貧賦重困倍於前幸是冬漕米全折民得稍蘇時邑紳顧秉謙在政府故恩例

不同他邑

六年丙寅七月朔怪風大雨發屋拔木

崇禎六年癸酉六月二十五日怪風大雨城中石牌坊塌

倒甚多

十年九月十三日雨雪

十二年己卯秋馬鞍山徧開金鐘花巉巖點點若灑血

其時河水盡赤嗅之有血腥先是夏六月文筆峯石下大石崩聲如雷對峙山下

十三年庚辰六月大旱婁江淤斷飛蝗蔽天七月一日

有僧大呼云且看十七夜是夜城內外民家鍋底作山

水草木器械人形種種不一又有作大士關聖像者或

黃色書瘟字是年大疫鍋底無畫者俱得免

十四年辛巳夏大旱至和塘吳淞江皆涸天雨豆色赤

而細味苦澁民大疫死者相枕藉斗米銀三錢秋蝗民

屑榆皮為食飢民相聚剽劫太倉知州錢肅樂攝縣事

嚴懲以法仍設粥平糶民稍定葉志稱明年春嬰穉盈路邑紳王永祚擇舍旁

屋數十間召老嫗之無依者數十人各給衣食收養棄

孩飼粥糜勤澣濯凡三月至麥熟各歸其父母全活無

算貧士陳復斂錢收葬遺屍及干云云按王氏宗譜永

祚自鄭撫歸在十五年壬午則壬午春不應有收恤嫗

嬰之事或永祚妻子所為亦未可知葉為同時人當非無據故存之

十五年壬午五月王三賓家李樹生王瓜諺曰李樹生瓜民間無家

崇禎之季邑中喜服大袖衣祛縫至踐地婦女忽用貂

衣裏額識者以為服妖

國朝 順治元年甲申秋茄內生白毛又地生白毛

二年乙酉春積雪彌月六月無露是夏有童謠云富家

莫造屋貧家莫喫粥七月初五六大家洗箇浴未幾復

改第三句云八月十五六以後觀之七月初五六屠洗

之驗也初六以前尚未奉國朝正朔八月十五六霖雨暴加于鄉沈

沒之驗也閏六月二十九日黃昏時星河明燦忽有黑

氣橫天自東至西北頃之化為長虹久而不滅七月望

後薄暮有青氣三道從東貫西橫亘中天逾時始滅

四年丁亥五月西門外嚴子祥家李樹生王瓜是歲大

旱民饑米石銀四兩

五年戊子閏三月三日大雨雹大者如斗破屋殺畜

八年辛卯正月二十五日夜子時地震夏大水田皆不

蒔死亡甚眾邑人朱顯宗率眾叩閭籲荒改折漕米十

分之七六月至七月彗星見米石銀四兩二錢除夕雷

十二年乙未二月五日未時地震聲如屋傾從西北迤

東而去十二月有白龍見東南

十四年丁酉七月九日雷震馬鞍山浮圖是月城內驚

傳夜有物入室爪傷人膚有痕或曰狐妖或曰黑青是

年湖寇橫行十二月二十四日夜崑山城隍廟災

十五年戊戌八月二十三日申時地震有聲

十七年庚子六月五日雷復震馬鞍山浮圖

十八年辛丑正月四日夜彗星見東南指西北六月三

日城內外晨起見門戶上多作圈及字形皆紅色密室

皆然初六日民家曝金剛經無風忽飛去凌空天矯有見為人形者有見為物形者良久而墜七月十日民家曝衣席及金剛經復飛上天久之乃墜閏七月望日城中登樓者見有赤色赤衣小兒飛行人家屋上是歲旱康熙三年甲辰九月二十二日午時地震聲自南而北十一月朔彗星見初旬從雞鳴時起長二丈許至下旬初昏即見長五六尺凡一月而滅

五年丙午十二月河冰生花如畫

六年丁未十二月二十七日雷虹見

七年戊申正月二十六日夜西方有白氣如虹從乾至坤末銳而昂十餘日始滅三月大風天雨花花大小糾

結紅白相間四五月霪雨五月二十二日雷震大雨北

鄉新村有龍怪村民見巨人二頤而黑入土穀祠遂晝

晦風雨中人畜廬舍忽失所在重舟掀墜樹顛死傷甚

眾被災之處約十五里西至常熟東至太倉俱罹其害至六七月天始晴太白晝

見六月十七日戌時地震有聲後四五日地生白毛長

三寸許火之臭如牛毛二十七日夜地又震十月二十

九日薦巖寺大殿災十一月十二日夜地又震

九年庚戌夏霪雨無麥新苗湮沒六月十三日大風太

湖溢水暴漲丈餘平陸成巨浸田高下一夕盡淹城中

石牌坊多崩七月五日申時地震有聲冬民大饑是歲水災

甚於順治辛卯知縣董正位六月蒞任親勘報災巡撫馬祐疏請得邀蠲折民命稍甦自冬至明年春飢民載

道縣官同紳衿舉同善會分賑各門董令捐俸并募鄉城共設粥廠十餘處巡撫發俸銀一百二十兩司道府捐助有差邑紳李可沂捐千餘金葉方藹盛符升等與義民協力施助近城設廠各給米散遣歸農

十年辛亥大旱

十一年壬子七月飛蝗過境不傷稼八月朔民間驚傳

有鬼繞城夜號是月田禾生螟多槁死知縣董正位勘

報秋災巡撫馬祐疏請蠲正賦十分之一

十三年甲寅春蚩尤旗見光芒燭天

十五年丙辰六月三日霖雨三晝夜田禾盡淹秋冬大

饑邑紳徐秉義等募設粥廠全活甚眾

十七年戊午大水蠲停地丁漕項銀有差是年歇馬橋

王氏婦產一龍鱗甲俱全家人駭而斃之

十八年己未三月至八月不雨飛蝗蔽天斗米三錢奉

旨蠲免十年十一年舊欠錢糧其十三四五六等年錢糧

分年帶徵十分荒者免本年稅銀十之四七分荒者免

其三六分荒者免其二

十九年庚申八月二日夜大風雨徹旦民居室中積水

米價涌貴每石二兩三四錢二十三日霖雨五晝夜禾

苗俱渰奉

旨蠲免被災田畝錢糧十分之三緩徵被災漕米十一月

二日冬至黃昏西天有白氣長十餘丈至二十日始沒

二十二年癸亥春霖雨無麥十二月九日夜震雷

二十六年丁卯七月大風水傷禾

二十七年戊辰二十八年己巳俱有蟲食禾

二十八年己巳雷擊千墩秦柱塔

二十九年庚午冬大寒河凍月餘果樹皆死

三十二年癸酉夏旱冬多盜夜則火光燭天或云鬼兵

是歲奉

旨蠲免本年漕糧三分之一

三十四年乙亥四五月霖雨田禾渰沒過半

三十六年丁丑元旦雷秋大水

三十七年戊寅七月癸巳大風拔木平地水丈餘

四十四年乙酉吳家橋民婦產一物徧體生毛如獼猴

頭長尺許有口眼無鼻生即叫跳擊殺之懸市竟日

四十六年丁亥大旱四月不雨至七月奉

旨全免來年地丁漕項錢糧并一應舊欠悉行停比

四十七年戊子夏霖雨秋復大風田禾皆沒是年條銀

全免漕糧次年帶徵并截漕設粥以拯飢民

五十四年乙未夏大水田禾盡渰

六十一年壬寅夏大旱

雍正元年癸卯秋大旱河水盡涸

二年甲辰五月蝗八月己丑日海溢

三年乙巳三月望日大雨雹

四年丙午八月稻熟時霖雨水漲一二丈田禾俱渰奉

旨緩徵漕米三分并截漕賑濟

六年戊申夏大旱十月火焚朝陽門譙樓

八年庚戌十一月二十八日酉時地震

九年辛亥十月地震

十年壬子三月雷震馬鞍山浮圖閏五月九日午時雨

雪七月十六日大風拔木海盜沿海民渰外無算本邑

田禾盡渰八月十一日海復溢海濱民幸生者乞食載

道新陽令施粥賑之斃者掩埋至數千

聚試院門外枕籍死者尤多

十一年癸丑夏疫民多死秋旱稻秀遇風歉收奉文未

完漕糧半以銀納每石折價一兩米價稍減

乾隆四年己未四月十日大雨雹損麥

六年辛酉四月有星如彗至九月漸移西南及冬而沒

六月十三日蓬閣鎮撒網邨山龍捲去民房十七家器

物雞犬盡入雲際邨民伏艸中得免侯姓有棺亦捲去

崑令蔣廸新署令丁元正勘驗賑之六月二十五日巴

城鎮西席家潭白龍捲去周家莊大舟并二人墜巴城

三里岸渚復捲鎮民盛姓踰里許擲地身無恙巴城湖

濱每坵插無根蘆一枝

七年壬戌六月十一日雷震儒學尊經閣獸尾

八年癸亥四月九日大雨雹傷麥十一日復雨雹兩縣

令捐俸賑之

九年甲子二月十一日雷震馬鞍山浮圖末級二月十

五日新洋江口有大魚長二丈許背如鯖白腹無鱗口

噴水五六尺半日乘風鼓鬣復過新聞出海太倉汛兵
弓矢火槍俱不能傷

十一年丙寅正月木冰六月丙子日飄雪已卯庚辰日
雪花復飛

十二年丁卯七月十四日青虹貫日午後大風拔木揚
沙海水湧溢沿海諸州縣民多溺死冬無雪

十三年戊辰四月四日夜大雨雹明日尤甚菜麥俱損
有擊死人牛者五月後米石銀三兩外冬暝梅李放華
昆蟲不蟄臘盡始有雪

十四年己巳夏五月二十六日雷震馬鞍山浮圖
十八年癸酉秋旱米價騰踊

十九年甲戌冬吳淞江一帶有神火出沒官疑為盜跡
之無有

二十年乙亥八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三晝夜雨如墨田
水微紅蟲災大作

蟲名蚘蚘飛則成團集則
密布一聚於苗脂膏立盡

歲大饑米

石錢三千五百時交秋分節巡撫已奏成熟學使李因
培引詩螟螣蝻賊之文為疏解其義與巡撫合奏得

旨蠲緩有差是年異災民多餓殍邑人李棟收養棄孩新
令某不卹民瘼時奉憲檄勘荒者有吳江主簿祝某承
勘張秋等區最為公允嗣於二十二年奉

旨豁免元年以後至十年止積欠錢糧

二十一年丙子春夏大疫時承大災之後兩邑令勸募

設粥賑濟飢民就食者病斃於道相枕藉樵不能給以
葦席掩埋之入秋始止

二十四年己卯八月蟲生苗節災荒同乙亥題准蠲賑

二十六年辛巳被水偏災題准蠲緩

二十七年壬午被水偏災奉

旨蠲緩并豁免災田緩徵帶欠

三十年乙酉秋地震彗星見

三十一年丙戌被水偏災題准蠲緩

三十三年戊子大旱

三十四年己丑夏大風雨雹拔木倒屋陳墓一帶傷民

畜甚多秋彗星見是年大水歉收題准蠲賑

三十六年辛卯被水偏災題准蠲緩

三十八年癸巳秋太白晝見

四十三年戊戌六月雷震馬鞍山東峯文昌宮

四十六年辛丑六月十八日戌時大風雨拔木損屋古

墓華表攝去里許而墜海水泛溢沿海州縣人畜廬舍

漂沒無算潮水赤色逾至和塘西流直達蘇州城濠境

內水驟長四五尺而澱湖水涸至見底數日始復

四十七年壬寅夏六月二十五日卯時地震秋八月有

蟲嚙禾節歲歉收

四十八年癸卯秋九月三十日子時地震

五十年乙巳春二月西北有星光燭天地如月夏五月

早至七月下旬始雨冬十一月初旬邑四鄉曠野有燈
火出沒倏忽盈千累百忽聚忽散民疑為盜遠望不里
許迫之又在他處四境騷然各添置槍棍鳴鑼徹夜防
禦兼旬方息

五十一年丙午五月十六日亥時有星自西北隕於西
南光大如斗是夏多疫米石價錢五千二百閏七月望
夜清真觀大通明殿災冬之暖
五十二年丁未二月二日有星孛於昴畢間六月八日
午時有黑氣自東貫日而西化為暈瀾漫黯淡逾時乃
滅二十日巳時日暈如前盡未始散

五十三年戊申春三月新陽孝人塘地中有聲如牛

五十五年庚戌正月四日亥時赤虹見於北方四月五
日雨雹大如斗破屋瓦

五十六年正月十三日雨黑水夏大水傷稼題准緩徵
五十八年癸丑春久雨傷麥時米價每石錢三千五百
小麥每石錢三千八百夏大水禾苗多淹題准蠲緩有
差嗣於五十九年奉

旨豁免五十六八兩年災田帶徵錢糧

五十九年甲寅七月六日大風雨一晝夜拔木偃禾

嘉慶元年丙辰正月九日大雪盈尺花木多凍死

三年戊午十月晦日戌時星隕如雨四更方止

七年壬戌除夕重霧自酉至丑方散黑色瀾漫對面不

見人有失足墮河殞者

九年甲子夏五月霪雨兼旬陸地水深尺許田禾盡泮
飢民糾黨攘取富家儲米官嚴懲之仍勸募平糶賑濟
四境始安減本年漕糧緩徵舊欠

十六年辛未秋七月彗星見北斗旁後漸移向南長而
細散如髮經三月乃滅或謂之髮星

十九年甲戌春正月四日夜沿江鄉邨忽有燈火萬點
見者驚傳寇至其火分水陸陸行者似有人身及足而
不見首水行者隱隱見舟檣而不見人數十里間擾攘
竝起至四鼓方止後遂寂然夏大旱城內外河底俱涸
地生白毛米石錢五千六百十三年元日夜亦有神燈
之異惟在陽城湖中耳

二十二年夏五月二十六日龍見大風拔木車塘能仁

寺銀杏樹大可四圍摧壓山門俱圯惟金剛神像無損

二十四年己卯夏六月至八月不雨時吳淞江初濬潮

水洊至民田藉以灌溉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有重

霧其潤如雨或曰甘露降是年大旱而歲仍稔惟新陽

縣東北鄉間有偏災題准緩徵

二十五年庚辰秋民疫

道光元年辛巳二年壬午夏秋大疫民多驟歿鄉邨尤甚

其症吐瀉轉筋卽時畢命鍼刺醫藥百中僅活數人問

疾送殮傳染無已甚有全家俱斃者以致肆中無棹可

售市棺者價驟增數倍匠役工食亦如之貧民至不能

具棺好義者為覓工市材以給入冬始止
 三年癸未夏五月望後大雨浹旬晝夜不止水長七八
 尺低衢至沒膝禾苗俱沈水底六月水漸退七夕後復
 連晝夜大風雨滄幾人畜草房舊屋橋梁多倒塌停棺
 悉漂蕩憲檄行縣敦善堂遵奉收撈葬埋見義塚無籍飢民糾黨攘取富戶
 廩困官懲以法始稍戢新令來汝緣辦災最善以勞瘁
 卒官士民惜之冬初水漸退奉

旨發帑賑卹蠲緩有差並勸募富戶助賑當雨霽時有蟲

如蟲而大到處布塞數日後寂然此與明萬曆戊申所紀無異

五年乙酉秋八月初旬連夕有飛蟲自東南盤旋至西

北飛聲虺虺蔽滿如霧間有飛集蘆渚蘆盡毀折取視大可盈寸背甲甚堅

十一年辛卯秋水漲岸塍皆沒鄰省水災流民載道題
 請緩征

十四年甲午夏秋之交久旱不雨河水就涸民方憂早
 早稻已熟八月十四日天忽陰小雨霏霖民咸有喜色
 頃之雨未甚而河水漸漲轉眼漸大入夜風雨不休明
 日視之水浮於岸未幾屋中皆水低者至不能炊所熟
 之禾俱淪水底日光照燭其色紅黃浪湧如海農人俱
 駕小舟於水中割取稻穗後天氣漸冷晚稻難於割取
 被野鳧啖食淨盡自此以後每至冬間野鳧輒至羣飛
 蔽天聲響如雷或曰此名寇鴨地方恐被寇至咸豐末
 果應

二十年庚子秋黃昏後有星形如匹練自東而西光射窗櫺是年秋水漲渰禾僅露芒穗農人置舟田中沒股以刈二十二年亦然

二十三年癸卯春三月落一巨星無數小星從之光焰燭天

二十六年丙午夏六月地震

二十八年戊申四月麗澤門西村豎長港田中有聲似洪鐘見一鳴蛙大如升純黑色捕而稱之重及觔或曰此名海蛙主疾風猛雨屢遭水患

二十九年巳酉夏五月大雨傾注晝夜不息河水暴漲丈餘田廬街巷在巨浸中水甚於癸未年民間停棹漂

沒無數是年高下田無收米價昂貴每石值錢六千遍地飢民慘不忍言奉

旨發帑賑卹蠲緩有差城鄉殷富議糶平米設粥廠施棉衣民情稍定冬疫厲盛行棺木無資半多藁葬至明年五六月疫始平

咸豐元年辛亥正月三日夜野有燐火色深而碧至和塘上尤多忽太忽小時合時分望之在前逼之又杳鄉人爭鳴鑼放鎗以逐之秋七月晦夜大風拔木炒房破屋倒坍無算凌霄塔頂吹落至八月朔晚風始漸息

三年癸丑春三月七日地震河水傾潑房屋動搖食頃始定初九日地又震至三四月間共震十餘次又天將

曉啟明有二星秋九月十八日薄暮黑虹互空

四五年間不時地震忽一夜有聲如雷墮於西南地為撼動

六年丙辰夏大旱河港多涸陽城傀儡諸河步行可通農民屨水甚艱八月飛蝗蔽天集田傷禾鄉人鳴鑼驅逐或爭捕焚畝卒不能淨後連遇陣雨始滅步玉峯之右山石忽裂丈餘裂處有如米粒無數色黑見者驚異是年禾麥均歉收

九年己未秋七月十五日西鄉項埭邨某姓素武斷是日天大雷電空中將某攝去長跼邨廟前手捧西瓜霹靂一聲遂擊於視其背有火烙蝌蚪文兩行人莫能識

又縹墩山同時擊斃兩牧童年皆穉幼

十年庚申春連月陰雨有童謠云細雨紛紛不見天憂愁只在一九年立夏日霏雪自辰至未積約一寸是時鎮江張帥國樑大營兵潰至四月二十六日髮逆由西東下大隊虜至竄踞邑城民生塗炭果應其讖六月彗星見光芒長二丈餘

十一年辛酉夏五月二十六日彗星見於西北方光芒數丈至六月中始沒冬十二月二十七日大雪二晝夜高積四五尺大小河港膠凍歷半月餘人畜樹木凍斃無數相傳百餘年來無此嚴寒甚雪時吳中遍地賊氛道路不通炊煙幾絕

同治元年壬戌夏六月彗星見光芒約三丈許秋八月旣望淫雨十晝夜河水暴漲插蒔田禾半浸水中斗米千錢道殣相望疫厲大行有全家病歿者瑣尾流離至斯爲極

二年癸亥春三月十二日西鄉雙廟邨中地有聲如吼自東迤西大風隨之以行

三年甲子夏六月初十日夜大風拔木壞屋城廂石牌坊多傾圮

五年丙寅四月十八日夜二更大風拔木壞民廬舍倒坍石牌坊不一是年至五年六年七年入夏多雨水時吳淞未濬低窪之區一遇大雨卽有淪沒田禾之患

九年庚午冬木冰狀如花片樹樹皆盈

十年辛未芝產於崑邑闕區二圖泗下邨後平原

十三年甲戌秋有星芒起自西北方光沖北斗

光緒二年丙子夏六月有妖人翦紙壓人鄉里騷擾徹夜不安多擊鑼聲以祛之八月中方息九十月間多火災邑中大街延燒數百家

三年丁丑夏五月二十三日大風午後更甚河水因風捲涸民房吹倒無數行舟尤多漂沒至有數百年古木拔根摧折秋有蝗冬十一月二十六日虹見西北方是夜北鄉宿區蘭漕村樹裂有聲天明視之大樹八株皆中裂而枝葉仍茂或曰地曠也

四年戊寅冬十二月嚴寒林木人畜多凍斃

紀兵

邑非重鎮衝途而自晉以來兵燹所及代皆有之明季所遭已烈。國朝咸豐同治際粵逆竄踞四載兵燹尤為慘酷生長太平者所宜知也不可以不誌

晉咸和三年蘇峻將張健等據吳城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晉書王舒傳義興太守顧眾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

別率交戰破之顧眾傳

咸和六年正月癸巳石勒將劉微寇婁縣遂掠武進乙未進司徒郗鑒都督吳國諸軍事晉書

隆安四年十一月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滬瀆壘詳古蹟以備

孫恩五年孫恩陷滬瀆殺袁山松死者四千人十二月

劉裕追孫恩至滬瀆海鹽大破之恩遂遠竄入海通鑑宋

書蒯恩蘭陵人從武帝征孫恩戰於婁縣箭中賊左目

隋大業九年七月餘杭民劉元進起兵以應楊元感八月

吳郡朱燮晉陵管崇聚眾寇掠江左燮本還俗道人涉

獵經史頗知兵法形容眇小為崑山縣博士與數十學

生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歸崇長大美姿容志氣倜儻

隱居常熟自言有王者相故羣盜相與奉之眾至十萬

十月劉元進率眾渡江會楊元感敗朱燮管崇共迎元

進推以為主據吳郡稱天子燮崇俱為尚書僕射署置

百官毘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史以應之帝遣

左屯衛大將軍吐萬緒將兵討之十二月緒擊破元進於丹陽曲阿朱燮管崇等屯毘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勝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圍之元進燮僅以身免於陳斬崇戰無不捷然百姓從亂者如歸市其勢益盛帝更遣江都丞王世充發兵討之世充渡江頻戰皆捷元進燮敗死於吳其餘降者世充悉阬之於黃亭澗由是餘黨復相聚為盜官軍不能討以至隋亡

通鑑

唐武德三年李子通襲沈法興於吳郡破之遂據其地四年杜伏威先據歷陽降唐封吳王遣將王雄誕討子通子通降時聞人遂安賊帥曾迎附沈法興者據崑山無所屬伏威使雄誕擊之雄誕以崑山險隘難以力爭乃單騎造其城下陳國

威靈示以禍福遂安感悅出降於是伏威盡有江東之

地五年七月伏威入朝通鑑

乾符末周寶徙鎮海軍節度使時羣盜所在蟠結柳超據常熟王敖據崑山王騰據華亭宋可復據無錫寶練卒

自守唐書周寶傳

光啟初劇賊剽崑山鎮海節度使周寶遣將張郁領兵三百戍海上郁叛刺史王蘊不設備郁遂大掠蘊嬰城以守寶遣兵討郁郁退至常熟走海陵

唐書

光化元年三月淮南楊行密將秦裴以兵三千人拔崑山而戍之崑山前屬錢鏐九月錢鏐遣顧全武復蘇州淮南將吏

遁去獨秦裴守崑山不下全武率萬餘人攻之裴屢出

戰使病者被甲執矛壯者設弓弩全武每為之却全武
檄裴令降全武嘗為僧裴封函納款全武喜召諸將發
函乃佛經一卷全武大慙曰裴不憂死何暇戲予益兵
攻城引水灌之城壞食盡裴乃降錢鏐設千人饌以待
之及出羸兵不滿百人鏐怒曰單弱至此何敢久為旅
拒對曰裴義不負楊公今力屈而降耳非心降也鏐喜
其言全武亦勸宥之鏐從之通鑑

宋建炎四年二月十五日金人犯姑蘇宣撫使周望移舟
退保崑山時金人進據蘇城縱兵焚掠死者甚眾諸將
奔伏外邑覘金人去競以兵還三月張俊至自崑山方志
元至正十二年方國珍率海寇入三月十三日浙省參政

樊執敬督海運將發宴犒海口頃之客艘麇至忽大噪
燒舟糧無數十五日抵太倉賴漕戶杭和卿招僧謬懺
首應敵殊殺賊居民得逃逸於是參政寶哥同執敬帥
兵數千止崑山遣平江奕十字軍嘗賊遇賊張涇橋即
潰賊益剽燔至武陵橋重獲乃去十四年國珍復率蘭
秀山賊入副萬戶董搏霄帥眾破之劉家港再破之半
涇賊宵遯府志

方國珍就元人招受海道漕運萬戶官俾以兵攻士誠士
誠遣將禦之崑山國珍七戰七捷會士誠亦降乃罷兵
明史方國珍傳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十一月明徐達會諸將攻張士誠遣

平章俞通海分兵壓境知州費復初以崑山降附

是時太祖

用宋主韓林兒年號為龍鳳二年次年丁未秋士誠滅又次年戊申建元洪武

明洪武七年八月海上有倭警命靖海侯率沿海各衛兵

出捕至琉球大洋獲倭人船送京師

嘉靖三十三年甲寅四月閩浙劇賊誘倭三千餘人自松

江青浦陸家浜諸邨鎮迤邐焚劫漸逼邑境是月癸未

賊百餘艘歸記作五十餘隻乘午潮至泊新洋江口登岸至東

門外玉虹橋縱火焚民居甲申焚東南門外吾兵擒賊

一人斬之乙酉六門外民居被焚者十之九賊散入邨

落焚劫丙戌午刻賊攻東門我兵斬賊二人至暮始退

丁亥有奸細在城中登山巔揮扇四顧被擒戊子攻東

西北三門我兵射殺賊數人而退己丑至癸巳賊數百

人在城外殺人甚慘餘賊入村落東至勝安鋪西至夷

亭南至澱山湖角直北至唐市周市劫掠巨室殆盡擄

巨艘載賄入新洋江殺人萬計甲午四面攻城用硬梯

軟梯燕尾箭鐵鑿箭勢極猖獗我兵奮力拒戰矢石交

下如雨擊殺賊數人射殺賊首號四王者獲賊梯十

二總之入城我兵亦被傷數人賊始退乙未邑令祝乾

壽告急於巡按御史孫慎

鄭若曾籌海圖編時蘇州路絕乾壽夜募死士持一書浮

水行入晝夜始達郡城慎遣都指揮梁鳳率兵八百來援鳳駐夷

亭不進邑令促之至九里橋遇賊即棄兵仗西走火藥

銃礮半為賊有丙申鳳引兵還郡給巡按曰賊已遁矣

丁酉賊至大西門攻城我兵拒之尋入邨落劫掠是夕賊一人銜刀浮水至小西門外我兵以竹箭傷其脅絕入城斬之戊戌賊在邨落已亥至南門大西門攻城爲我兵所拒五月朔庚子擒奸細一人繫獄辛丑壬寅邑中募勇夫六百餘給以糧餉癸卯賊復攻城我兵投石拒之甲辰賊用鉛錫炮擊殺我兵三人未刻新募勇夫追至玉虹橋擒賊一人斬之乙巳賊至小西門舉炮傷我兵一人尋至大西門有城下避難百餘人投石殺賊一人傷五六人未刻賊持雙刀渡濠殺避難男女三十餘人童穉皆溺濠中我兵舉炮殺賊一人傷一人始退丙午賊至東南門舉炮焚城樓棟我兵亟以水滅復射

殺賊一人傷二人丁未賊擁眾至東門我兵投石擲巨木擊之賊乃分爲二隊尋至大西門併力以攻有三人者攀緣欲上我兵悉斬之賊發佛郎機誤中山巔不能傷我一人我兵發火箭中賊盛火藥籠悉焚之戊申賊製巨筏如室上覆木板厚數寸加溼絮被以避火箭百餘賊舉之驍悍者匿其中突至大西門外用巨錐巨斧發掘城闔幾壞城中惶怖奔走哭聲相聞婦女多自盡俄有一人呼曰我能救此患遂持斧穿城樓板我兵用火藥燥薪焚其巨筏尋用沸湯沸油從樓中灌注傷賊五六人又投石擊殺二人餘賊奔散至申刻賊首號二大王者軀幹魁桀戴銅兜鍪衣銅甲束生牛皮腰帶挾

倭刀二銅鎚一率賊黨至城下併力以攻我兵投巨石傷賊首腰脅再投石擊死繼其屍入城斬之割其肉以飼犬邑令方召持斧者賞勞遍邑中無其人乃知山靈相佑助也賊發佛郎機又誤焚其火藥籠賊遂不復舉火器皆天意云自是賊勢衰沮凡攻城之具悉自毀棄已酉散入邨落劫掠欲為賊首報仇殺人無算庚戌巡按復委梁鳳率處州兵郡倅張子瑄率廣西狼兵來援鳳復逗遛於途給狼兵日三日方可至邑邑令數趣之郡倅率狼兵先至鳳後至殊無禦倭意辛亥壬子癸丑鳳駐兵西寺中甲寅出戰狼兵踴躍爭先處兵退卻鳳遙見二賊持刃而前遽勒馬避之處兵舉白旗一麾遂

皆潰散狼兵追賊斬首數級傷賊二十餘人以無他兵策應亦被殺數人邑人皆怨鳳將白諸上官鳳懼罪及乃移文巡按謂邑令待狼兵太厚待處兵太薄使兩兵疑貳故戰無功巡按信之深罪邑令竟莫能白也乙卯丙辰丁巳賊漸遁去戊午江口百餘艘皆從太倉入海兵備僉事任環督沙兵邀擊斬首三百餘級溺死者甚眾亦有奔竄登岸者復至太倉縱火經吾邑西入郡城焚劫云顧夢圭甲寅時事記○鄭若曾籌海圖編時賊以崑山為州縣適中之地欲據為巢故蘇州各縣皆被攻圍而攻崑尤急歸有光崑山縣倭寇始未自四月初七日至五月廿五日孤城被圍凡四十五日大小三十餘戰其六門並攻被殺男女五百餘人被燒房屋二萬餘間被發棺冢四十餘具各鄉邨落凡三百五十里境內房屋十去八九男婦十失五六棺槨三四有不可勝計而周知者

大清順治二年乙酉五月 大兵下江南初七日以後喧傳至崑居民紛紛移遁四鄉十五日縣令楊永言以張浦金某掠人財物惡其首亂立杖殺之十六日萊葭浜鎮亂民孫啟光包贊卿等插盟肆掠鎮民羣呼合鬪盡殺孫包等十四人是日安亭鎮亦有此變奸人亦被殺二十二日永言盡放獄囚月杪郡中大吏及守令聞大兵將至皆先期遁六月初七日豫王遣刑部侍郎李延齡及巡撫土國寶又以呀岳二人副之統兵駐蘇新郡守王鏌發安民榜至崑遣崑人之爲郡吏者趙元吉來取圖籍永言棄印潛逃於四橋陳宏勳家水利縣丞閻茂才偕邑紳及在城耆老於初八日齊赴胥門納款

十二日院遣郡人周荃來崑安撫并察監倉庫十八日

以茂才知縣事

初欲授教諭毛斌然斌然力辭有經歷紹興朱應彥署崑糧務求爲縣令不得

閏六月十一日薙髮令下飛傳合郡示諭云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十三日茂才出示薙髮因持名刺詣搢紳躬請崑民大開叩盟關岳神像前森列白梃於道日午訛傳陳墓陸家兵已入郡城遂往焚縣治拘茂才至城外叢刀剝死十五日貢生陳大任等議推舊狼山總兵王佐才爲主帥設壇置高皇帝烈皇帝神位立大明旗幟集紳士父老俯伏慟哭於是佐才申明約束治城守具午後訛傳太倉浦六將爲亂於崑

六係宦家子迎降得官與總兵

張天福分鎮婁東

預貯火藥奸細於陳孔昭家

孔昭侍御世埃子浦六之姊夫

并約顧台砥葛剿與土惡孫隆郭登等為內應以珍崑

民民急捕浦六不得遂縛孔昭至縣攢刀殺之并殺顧

台砥葛剿等顧台砥秉謙子十六日訛傳丐者受浦六

賄以毒藥投井乃相率收丐者殺殆盡十七日楊永言

及陳宏勳募兵數百人入城永言遂為監紀仍治縣事

是時王佐才為主帥陳大任副之孫志尹陳宏勳夏有

光為參將紳士王永祚周室瑜朱集璜顧炎武謝復元

陸彥冲胡季桂朱晟張謙張止緝周若金等方聚糧移

檄為久守計翰林朱天麟徐開禧觀察李白春各集鄉

勇營真義備郡兵七月初二日 大兵集吳門集江以南三十

萬眾京營大礮數十載以巨艦蔽空而下是日徐開禧自真義還城欲營雙鳳備東兵初四日真

義兵迎戰舟為大礮所裂兵潰初五日黎明 大兵臨

西門架浮橋渡濠宏勳腕疽發不能出佐才領部下發

矢射傷將領一人馬卒二十餘人天大雨佐才立城上

指揮軍事永言率民兵出大西門志尹接戰金童橋南

中矢死初六日昧爽飛礮亂入城中永言禦攻無策匹

馬從東南門遁已刻土山西城墮 大兵入城踰時遂

下令屠殺佐才等皆以不屈死申酉間大雨中夜復大

雨時主將李成棟麾下有志古字水一者崑人也為

總捕同知以父母在城求攻一面以聽崑民之遁故

大兵至諸營俱屯西郊迺迂儒莽少年倡死守之說緊

閉六門不通出入城破而玉石俱盡志古父王庭瞻字爾師運使三接之

孫於乙酉春遊淮謁淮撫田仰言漕事兵事共二十條
仰善之令監紀軍前未幾頗差催償常鎮糧儲而時勢
已不可為志古向令中牟城陷歸里李延齡令佐郡崑
人責庭瞻縱子事二姓千人擁入其家搶掠一空庭瞻
僅以身免志古求延齡令箭覓父母不得疑王佐才堅
守致遭荼毒言於唐參戎縛而殺之或言庭瞻與其妻
劉逃至富春橋初七日復搜索屠殺初八日稍懈自城
邊死亂兵手

破時奸民乘機於附郭搶劫晝夜靡間初十日 大兵

往蘇太倉總兵復率兵至奸民數百隨之紅廟渡一帶

搜殺淫毒兇慘尤甚近城無賴復乘虛入城擄掠

總計城中人屠戮者約十之四沈河墮井投縲者十之二被俘者

十之二以計逸者十之一藏匿免者十之一財物之精

華搜括無遺其粗重則附大兵離城時以一牒授崑

郭及婁東之奸民盡之庠老生沈靖俾安撫遺民

靖字仲其年七十餘初為兵志古見而救之且力

薦於主帥得錄用十三日安撫下新令凡在城搶物

者得輒殺之其風乃息復以白布書安民票粘各家門

首逃亡漸返收埋死屍或燒或棺城內外計二萬四千

餘口十六日幕府檄王鏞為崑山知縣

鏞為尚書鐸新貝勒索羅下中

州迎降隨征者沈靖改署教諭二十日鏞到任此

前聞丞係倉猝札授國朝第一崑山縣令也

未經達部不得與此順治三年丙戌春白腰賊大起澱泖間掠南湖一帶家破

戶洗陳墓周莊等尤甚四月十七日夜乘十三艘劫周

巷滿載而去十九日再犯周巷邨人與鬪殺傷三賊奪

其二船二十日乘四百艘哨聚千餘人以報仇為名再

犯周巷肆焚劫人盡逃竄知縣王鏞登城遙望莫能救

也二十二日掠石浦二十四日掠千墩五月初復劫吳

家橋及千墩等處三十日再劫千墩六月十三夜焚劫
 茶葭浜十四夜劫漫水港一帶鄉落二十日犯趙屯橋
 入夏以後賊鋒猖獗千百人連舟舞竿羣以初副總兵
 白布裹首望之如雪火光接天晝夜不絕錢陞鎮崑部兵作惡以緝視薙髮為名索詐居民至拉
 毆庠生合邑鼓噪陞始杖兵鄭子祥一百穿箭遊城人
 情稍安孟夏巡撫土國寶檄吳淞副總兵沈豹鎮崑亦
 不能戢兵六門為之罷市四郊烽火無能掃盪至冬羣
 賊稍渙豹乃回鎮吳淞豹既去都司王選代豹駐防縱
 兵為惡脅詐財物而已後選以
 事身殞圍扉豹亦被訐告錮於金陵獄底○以
 上二則本原志參遺民閱清錄及殉難錄等書

咸豐十年庚申三月江南大營兵潰張總統國樑力戰不
 支馬蹶墮河髮逆乘虛東下先陷常郡四月十二日繼

陷蘇省崑新距蘇七十里文報不通蘇民避難紛紛而
 至城中人心惶惑亦皆遷避二十六日髮逆大隊入城
 城中一無備禦崑新兩縣令黎勉基王如林先時遁去
 佐貳以下及城守營官亦遠遁惟在城士民仗義抗節
 拒鬪罵不屈而外者百數十人逆賊踞城後先登馬鞍
 山焚毀廟宇延燒民屋光焰燭天數十里外猶見之越
 三日賊至西北鄉擄掠鄉民率皆以船為家避匿陽城
 傀儡兩湖濱賊偵知乘焦湖船四面兜圍開鎗放炮劫
 掠無遺老幼男婦非外刀兵即外水火浮齒蔽湖其登
 岸而逃者仍被戕害計有千餘人五月朔日巴城斜堰
 鎮交界集勇團練會常昭兩縣團勇俱以白布裹
 首號白頭勇伺賊

下鄉併力拒闖外委陳紳督眾奮力擊斃多人賊退入城嗣賊眾四出來戰紳力盡歿於陣同時練勇陣亡者數十人初二日賊掠舟直鎮暴肆焚劫義民朱錦昌等抵禦外之周巷村義耆唐士傑周近思練勇防堵賊於初三日統隊四出環攻周巷士傑等交戰兩晝夜力盡被擒而外其時張浦趙浦新塘各邨鎮並起義勇接應拒闖多外於陣同日賊掠北鄉杜橋邨鄉民邵季華沈茂和糾眾抵禦外傷無算初八日賊分隊攻太倉城兩邑鄉民乘賊壘空虛攻城圖克復有義民朱家灣人朱靜遠陳曰順等新塘村人王錦雲等朱涇村人錢朝杰等黃墩村人徐福林等里巷村人沈孝徐懋功等侯涇

村人朱廷珍唐大等各起義糾眾揭竿爲旗制梃爲兵撲近東城鏖戰良久殺賊墮水無算賊退入城未幾悍賊成羣各裸其下體出城交戰各村義民力不能支自北來者多外於夾湖塘自南來者多外於致和塘九月賊至四鄉擄掠名曰打先鋒所至悉遭屠戮梵宇琳宮見皆焚毀經典書籍棄等穢污自古流寇毒禍未有如是烈者

十一年辛酉賊禁雍髮四出巡邏違者拘之或榜掠或戕殺或禁囚勒贖暴肆殘虐四鄉鎮中各建賊館百端需索至於敲骨吸髓沿塘田地一片荒蕪又立軍師旅帥卒長司馬等僞官名以次統屬爲賊徵糧珠溪鎮金區

二圖人張德勤徐秀玉因青浦賊酋邗天福徵鄉人糧
偽師帥程某助賊爲虐卽將程某毆斃賊執德勤秀玉
並焚炙舛慘酷極矣十二月賊酋李秀成統眾萬餘人
由崑直犯上海城官軍開放大礮賊不及備舛傷大半
賊酋駭怯退回時嚴寒大雪三晝夜高積四五尺賊困
蹙於凍塗冰膠而所過鄉村被擄居民殘害頗多

同治元年壬戌四月賊又四出鄉鎮打先鋒窮村僻野無
不搜劫淨盡其焚掠最甚者西北鄉如正義巴城一帶
東南鄉如陳墓蓬閩菴葭浜安亭諸鎮五月偽朝將踞
守崑城先時守城者偽將帥投誠事洩賊首自相殘害
大肆殺戮七月賊眾掠至茜墩鎮及陶吳家橋楊湘涇

珠溪鎮焚燒民屋被劫一空歷一月餘賊始退賊酋陳
炳文自嘉興來崑紮營圓明村避難之民被擄幾無子
遺九月陳炳文會偽朝將統大隊至陳墓鎮先向賊館
責貢未幾猝行劫掠焚毀民屋鎮中十室九空被擄者
盡遭殺戮其時東西南三鄉居民避難行舟多匿大慈
雙洋潭中幾及數百號賊猝至兜圍劫掠老幼男婦手
足無措號哭震天被戕投水舛者雙洋潭畔屍相枕籍
計有千餘人十月初各鄉農田方稔正當收穫賊眾四
出擄民刈割鄉農終歲勤勞未沾遺穗之利村少炊煙
途多餓莩不如無生之歎比戶皆然

二年癸亥三月總統程學啟進勦崑城賊巢會總兵李恆

嵩夷將戈登統帶洋鎗隊勇分道夾攻賊酋偽朝將先期偵知從西城門單騎逸出至四月十四日總統程學啟統兵大隊直薄東城外總兵李恆嵩夷將戈登駕火輪船由界浦河襲鈔扼守西路兩面夾攻礮子飛入城中賊勢窮情迫蜂擁出西城奔竄如游魚之入網無一脫漏沿塘積屎成堆血流蔽水面其賊黨之竄匿鄉村者鄉民到處截殺卽哀求伏地不獲偷生此卽天道好還也

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五十一終

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五十二

雜紀

凌志誌異聞方志統爲雜紀或廣見聞或存故實不必倣姑蘇志例分紀異雜紀而二之也原志體從方志隸事較多茲又增入補遺附於卷末

晉元康中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視聲所自發有小穿大如蟻穴瑤以杖刺入數尺覺有物掘視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昌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穿中覆以磨礮宿昔發視失所在矣瑤家亦無他太興中吳郡府舍中又得此二物如初其後太守張茂爲吳興兵所害尸子曰

地中大名地狼夏鼎志掘地得狗名曰賈蓋此類也

慧聚寺山巖下有開山嚮大師石像前有二石虎一日忽失其一他日有人見於常熟虞山中石重非可徙置蓋歲久能為怪耳

崑山古上方有孟郊張祐留題詩或云郊隨父任崑山尉因有篇什按韓文公撰郊墓志云父庭玠娶裴氏選崑山尉生郊及二季鄴郢而卒是郊時方幼稚本傳亦不言其幼穉能詩上方留題或疑乃父庭玠所作不可知或又云郊長大問其母身所生之地母云父任崑山尉時郊遂至崑山乃留題撫言載白樂天出守蘇州科場將開方干來求解頭而張祐適至無何二人言語喧爭

於席上由是二人俱不得解頭而去祐之留題必是樂

天守蘇時也

吳鏡隨筆云庭玠任崑山尉時生郊既長因有上方篇什孟氏譜所載可據也讀墓

志乃疑郊方幼稚不能題詩不知文公不言生郊鄴郢而卒而言生郊及二季鄴郢則古人已於無字句中明分長幼安在其為幼稚乎諸說皆未詢之孟氏子孫而各為異說也

宋咸平元年夏四月縣有漁婦李氏張魯河上得一白龜如錢大其色玉瑩電眸朱尾宮畫粲然婦取歸授兒為戲又恐為所傷縱於河頃之龜復在網如是者三怪之復棄去中夜岸有火熒熒往觀之龜在焉因取以歸近村王道榮留龜置神像前翼日失之私念此或靈物若虔禱當復見則必獻於官忽自鼠竇中出精瑩逾於前迺獻於縣令李維維上之郡郡將陳省華異而神之具

表以聞時張君房客於蘇省華以白龜事訪之君房曰
按孫氏瑞應圖龜千歲巢蓮葉之上其出也將以應千
歲之運乎且其色白白西方也豈其應出西戎乎龜者
歸也西方其有逆命不臣之虜畏威懷德歸我乎明年
朔方叛帥李繼遷貢馬請命遂有銀夏綬宥四鎮之拜
君房嘗爲之頌明年秋賦試進士崑山進白龜詩

嘉祐中崑山縣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泊岸船中三十餘
人衣冠如唐人繫紅鞵角帶著短皂衫見人皆慟哭語
言書字皆不可曉行則相綴如雁行久之自出一書示
人乃唐天祐中告授屯羅島首領陪戎副尉又有一書
乃上高麗表亦稱屯羅島皆用漢字蓋東夷之臣屬高

麗者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爲令召其人犒以酒食各以
手捧首而颺意若歡感者又使人治其桅桅舊植船上
不可動工人爲之造轉軸教以起倒之法其人又喜而
颺船中有麻子大如蓮的蘇人求種之初歲亦如蓮的
次年漸小後亦如中國麻子

龔宗元家黃姑里藏其父識登第時金花榜帖用塗金黃
紙濶三寸長四寸許大書姓名下有兩知舉花押又用
白紙作大帖如藥帖狀貯金花帖於中外亦書姓名二
字蓋以此報其人也自唐以榜帖相傳世遂少見其制
石浦真武殿前新發石池一夕大風雨雷電翌旦則滿池
皆大金魚莫知所從來

元豐四年夏駕里民羅滿獲一鯉長可二尺俄化為石觀
音像因供於家時慧聚寺僧守齊夜艤舟於此夢白衣
女子曰吾舟覆父與夫皆溺死師幸容我守齊拒之女
曰假一篋宿何傷守齊開篋納之遂驚寤迨旦至羅氏
家見石觀音初出水身猶沮洳叩之知其為魚化也守
齊默念與夢合遂乞以歸

郝亶正夫童時作失鶴詩云久鎖沖天鶴金籠忽自開無
心戀池沼有意出塵埃鼓翼離幽砌凌雲上紫臺應陪
鸞鳳侶仙島任徘徊其志已不凡矣

王葆字彥光擢宣和甲辰第崑山自郝正夫登科後有孫
積中積中後六十載無有繼之者彥光擢第時吳昉博
士適為邑宰有致語云振六十載之頽風賈三千人之
餘勇紀其實也

睢陽五老圖宋兵部郎中朱貫年八十八杜祁公衍八十
七禮侍王渙九十農卿畢世長九十四始平馮公八十
七貫號信菴張大復云朱日南摹刻圖本嘗流入申文
定家且久文定不知也夜夢老人衣冠皓偉詣別質明
其家幹捧圖以獻文定亟召其裔孫麟至識而還之夏
暉曰圖本色澤如新衣履拱揖皆有意義前輩不愛工
力可久勿壞如此 按貫四世孫子榮避亂南奔居吳郡
八世孫德潤字澤民仕元季九世孫
吉字季寧明初自郡遷崑宗譜世系昭然可考合志雜
紀載五老圖以吉為字子榮又二世為季寧且謂圖藏
於金家莊朱士昭家今歷十八世矣士昭名德
潤云云殊謬注云出方志而方志實無此條

朱貫四世孫子榮徽欽時南奔渡江年甫六歲初抵瓜步舟人需渡錢無有因以竹篙拄墮江津俄而舟至丹陽子榮亦登岸舟人驚問之曰吾附舵來眾皆歎異同渡僧允謙攜以至吳謁郡守賈青青故慶厯相魏公孫與朱氏世契乃托居史元長家及長好學仕至朝奉郎直秘閣此崑山朱氏之始也

蘇子美獨步遊滄浪亭詩云花枝低歆草色齊不可騎入步是宜有時載酒只獨往醉倒惟有春風知紹興初崑
韻東元敘嘗遊其亭賦詩云草蔓花枝與世新登臨空復愁清塵只今惟有亭前水曾識春風醉倒人程致道與張敏叔遊滄浪亭有詩云醉倒春風載酒人蒼髯

猶想見長身試尋遺址名空在卻笑張羅事已陳皆寓

感歎之意

按沈敘必當時有名者惜已湮沒無考

建炎四年二月二十五日金兵至姑蘇宣撫使周望移舟退保崑山泊舟馬鞍山下湖邊吏方用印忽旋風入舟印與文書皆墮水相視駭愕急使水工探之不獲望懼金兵來襲欲亟走通惠鎮留吏求印吏禱於山神曰苟不獲且將得罪必焚廟而行縣令亦懼乃作堰捍水踏車涸之畚鍤如雲鑿數尺印已淪泥中矣

紹興元年崑山石工採石山摧工壓焉三年六月他工採石鄰山聞其聲呼之相應蒼鑿石出之見其妻喜日久閉乍風肌如裂俄頃聲微噤不語化爲石人貌如生

崑山周煥卿與張子韶侍郎爲布衣交相與之意極厚煥卿有母喪貧不能舉及有妹未嫁子韶自貶所專价資錢銀供其費書詞懇惻讀之令人悚然生敬今錄其書於後以警薄俗云九成頓首日候車馬之來乃杳然無耗不勝瞻仰卽辰孝履多福九成此間學生例不受其束脯有信州劉益秀才在此多時告以公未葬母及未嫁妹許以二百千足助公今付去半則銀三挺錢二十五千足掩子內角子有九成親批字紹祖三字及兩頭有如此二字及封印今遣去親隨兩人便令歸也齋去此物時已焚香對諸聖願公無障難幸見悉也他節哀自重不宣九成再拜

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南牧高宗下詔親征十二月壬子駕至平江府甲寅次無錫殿中侍御史吳芾言知崑山縣胡廷傑應辦巡幸科擾民間銀器至多詔勒停永不與親民差遣

楊和王第六女爲向千豐妻王甚愛之撥吳門良田千畝以供粥米故向氏家有崑山粥米莊云

中吳紀聞云慧聚寺有毘沙門天王像形模如生乃唐楊惠之所作惠之初學畫見吳道子藝甚高遂更爲塑工亦能名天下徐稚山侍郎以此像得塑中三昧嘗記其事謂其傍二侍女尤佳且戒後人不可妄加塗飾近爲一俗工修治遂失初意

周益公必大年譜云紹興癸酉以親迎至崑山又一老堂
雜誌云子寓崑山時婦家拆土橋易以磚石見其中皆
蟄燕足以闢烏衣國之說又云紹興戊寅予在崑山同
邑宰程沂詠之遊山寺寺名慧聚負山爲屋氣象粗麗
唐朝塑像間有存者舊傳陸探微壁畫今漫滅不可辨
寺有山王堂土人奉之甚謹及上月華閣陟中峯訪古
上方下視陂田漫漫蓋其佳處也又奏事銜云乾道庚
寅至崑山過薦嚴寺及祭外舅瑩國學吳仁傑斗南攜
所解古周易及啟事來訪又南歸錄云乾道壬辰至崑
山李彥平衡來會蓋益公者王侍御葆之壻也故其往
來吾崑旣數且久如此

按雜誌所稱土橋易以磚石當
卽王官人橋是時始定今名

李樂菴先生衡遺訓畧云吾寓形宇內七十九年早雖困
於百罹晚僅全於五福死期旣至勢不可留瞑目以後
當付囑者今具畫一嗣宗輩各遵守之一此間土薄水
淺棺以小爲貴僅可周身足矣其間不置一物雖冠裳
亦無用只裁一摺席藉背可也櫛只以磚砌以石板覆
之足矣七日或百日內不須選日便埋可也一親識贈
贈依例收留第經錢折祭之類一文以上不可受一僧
道經疏亦不可受若在靈幃前持諷尤大不可一今歲
田產可作五分之以一分抄上周急簿逐年輪一兄
弟掌管如成娘之類歲撥數十千與作營運如此等孤
遺皆當賑卹一吾旣往之後歲時祭祀隨家豐儉者禮

也若齋僧一員念佛一聲非吾子孫

中吳紀聞云崑山雖去江海不遠舊無潮汐紹興中始有之猶不及二十里外李樂菴嘗見一道人云潮過夷亭出狀元後以此語語葉令子強因作問潮館識其語今已過夷亭矣但未知驗於何時云云及淳熙甲辰衛涇果大魁天下明宏治初潮復遠過夷亭於是毛澄朱希周顧鼎臣皆狀元及第人謂舊識復驗云

衛文節涇第內六鰲山下有水鴨狀如蛙色如空青可愛腮間有朱記一點以其聲似鴨故名或曰文節嘗使金其種自金國來又曰文節夜讀嫌其聲軋軋戲以朱點之其種遂有朱記聲亦變

紹定中張廣年權縣事譙樓有巢鶴中弋帶箭造庭下哀鳴若有所訴廣年視箭首字得弋人名追懲之鶴乃去陳振字震亨老而無子有同姓曰昌世者爲人端慤因延之家塾振嘗從容語及繼後事且托昌世訪其人久未有得振問之昌世以難其人對振曰得如子者乃佳昌世惶恐不敢當久之又問如初昌世謝未敢輕有所進振曰如此則無出於子矣蓋振曩嘗夢謁家廟覺有拜於後者顧視之乃昌世也此意遂決昌世以其澤入仕嘗倅三衢攝郡有廉名穆陵聞之擢爲郎

鄭公顯上柱國億年五世孫監察御史元輔子廕從政郎潛隱不仕節介自勵妻錢其外祖薛將仕善帶下醫公

顯傳其術遂擅名著有惠民方三卷

按鄭氏累世業醫皆自公顯始

元高總管平江紀事云干文傳崑山人中延祐元年鄉榜明年廷試賜同進士及第一夕夢入選為長吳正官覺而笑曰吾吳人安得官長吳耶初授承事郎昌國州同知益笑前夢不足徵也次當改選乃長洲尹意為偶然亡何改知烏程轉婺源州知州自以既陞知州安得再知吳縣耶未幾調吳江州非吳縣也始信夢之奇應如此文傳吳人兩為本路官誠亦稀遇後為翰林待制修遼金史贈禮部尚書

舊志載進士干文傳不知何縣人據紀事則為崑人明矣

儒學提舉朱德潤至元甲午其母吉宜人將就館祖母施

夫人病亟祖父秘書君卜竊陽抱山欲穿壙以為藏施

夫人夜夢衣冠偉丈夫來告云勿奪吾宅吾且為夫人

孫明日役者鑿地深五尺許得一石碑刻曰鬱林太守

陸君績之墓別有石刻在旁曰此石爛人來換石果斷

矣秘書君命掩之而更卜兆施夫人復夢偉衣冠者謝

曰感夫人盛德吾真得為夫人孫矣是夜德潤生其子

孫聚居崑山至今為衣冠巨族

順帝初海鹽陳思恭前妻生子曰寶乙後商於泉州繼娶

莊氏生子曰寶生思恭浮海溺死人聞莊賢而有容求

者接跡誓死不嫁惟教育寶生為急且訪寶乙在海鹽

遺錢四千緡贖之思恭嘗貸其友石章錢五千緡又負

市舶引錢若干莊曰夫之信不可失也傾其囊而償之

人無不義其所爲寶生既長自泉來崑山家於婁東築春草堂以奉母迎異母兄寶乙歸事之甚謹寶乙死復爲撫育其孤太史王彝爲作春草堂記且傳其事云縣城南有女瘡不能語素不知書忽自解悟能篆書其所書金剛經碑舊在馬鞍山北碑陰大書西方極樂世界六字古隸體也

富室陳俊卿治別業於馬鞍山前以路偏窄不便乘馬顧山下多劉氏田乃具書儀遣家僮留保請焉劉怒曰吾豈賣田者裂其書擲其肴核於庭留保默默而退自念若告主人必啟訟端不如隱之權辭曰諧矣姑徐徐耳又數月陳復具書儀命留保再往劉曰吾辱之如是彼

意益勤吾不可已甚遂許之訂期立券劉因謝過陳驚曰不知也亟召留保問故具以實對一座歎賞以爲美談今稱馬路口又稱陳宅花園卽其處也

吳松父澤贅尤氏尤富埒王侯人皆呼爲尤家庫松少長外家擅母氏奇羨又長於計算日富厚至正己亥朝廷以獲張士誠來徵土貢物價崑遭方國珍剽掠之後東倉州治毀披荆棘始復舊帑藏一無所儲使者梧州同知梅英於門松聞而歎曰州官父母父母在患難忍坐視不救耶挾已貲三千兩代輸之英得釋人皆交口贊其賢行卽工部西溪吳瑞五世祖也

篩穀浜在縣治西元季豪族曾仲文所居至正間運穀至

京農民輸穀至此篩淨故名

顧仲瑛小像石刻自題云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
可埋若說向時豪俠氣五陵鞍馬洛陽街左方倪雲林
贊謂其有意於榮進與詠歌彈琴誦古人之書謂其爲
濶畧於世故與能擴先世之業昌大其門閭逍遙戶庭
名聞京都忽自逸於塵氣之外駕扁舟於五湖性卽朗
月身同太虛非欲會元覺於一致而貫通於儒者耶後
署倪瓚造戊戌八月法喜精舍北樓石廣一尺高尺有
五向在郡城范莊壁間 國朝道光初歸郡人顧氏

明洪武初邑民歸度

府志作顧度

爲仇家所搆脫走巴蜀間困

苦萬狀至播州丁山會日暮投民家俄有偉貌人就寢

爲度言山中多盜賊因抵掌曰吾以束草爲標汝循標
過山有大石名棋盤可等吾家汝無患矣吾褚姓也黎
明別去度從其教循標行三十餘里聞雞犬聲見道傍
大石有耕夫叩之曰此棋盤石也且言人無至此者度
以褚言告之衆頽拜曰此吾丁山褚神也有廟在焉數
十年前嘗導人至此衆駭異競邀度歸羅酒漿欸數日
而去後還崑年九十六而卒

余尙書燠遊縣庠時方與諸生會饌一老御史微行坐明
倫堂諸生出見御史曰黃米飯香青菜熟諸生有能對
者乎燠應聲曰白頭人老赤心存御史大奇之

盧公武弟公暨爲睢州同知公武寄以詩有齏鹽清夢穩

鐵石古心存之句殷奎作墓誌銘今其家尙存中書舍人告身高皇聖製也官署印款尙循宋制云

孟忠字廷臣見卓行傳攷孟氏宗譜及方鳳孟克昭墓誌忠爲亞聖五十八代孫居無錫新安里忠子信字伯誠爲張浦曹氏塾師第五子賢字道安贅於曹遂家焉光祿紹曾賢之元孫也據此則忠非邑人前人未之考耳李無逸庸積礪巨姓頗尙文學家多古物洪武中坐累徙雲南發龍江驛寄友詩有我心無愧忤天道有時還之句後物多散失孫叔英家猶藏其余太宰焯序鄉飲酒詩卷趙丹林龍角鳳尾金錯刀竹二幅趙松雪小蓬萊三字刻匾字本願仲瑛家物有孫贊李氏故也

戶部尙書夏忠靖公原吉長沙人永樂間以治水至崑山寓于墩延福寺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不意其爲夏公也雜坐其旁旣而他之間僧云尙書何在僧云觀書者是也民懼乃奔去公好食爨猪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知入鹽過多也楊東里作公神道碑記隸汚織金賜衣吏碎所愛硯皆無怒意謂其有王子明韓稚圭之度夏忠靖公治水吾崑督工鑿于墩浦得斷刻云龜卜吉著卜凶五百年後湖水衝葢唐人墓也

永樂甲子崑庠起送生員五人曹瑜戴義陳劭王永和夏景是年皆中選而永和景皆爲名臣

偶桓武孟爲荆門州吏目浚河得一瓦枕夜臥用之聞枕中報五更鼓歷歷甚明至四鼓雞則唱矣擲地而碎枕內置鳴鼓機括并一雞甚巧或曰雞鳴枕也

范啟東暹嘗聞之前輩云士大夫遊藝當審輕重謂學文勝學詩學詩勝學書學書勝學圖畫此可以垂名可以法後若琴奕猶不失爲清士舍此則末技矣又張經伯緒張篠菴兄弟業師也嘗告諸生曰人不可溺於嗜好吾輩他日作官尤不可有嗜好蓋奸人下隸惟是之窺投閒抵隙無所不至一中其欲則爲害大矣後生戒之葉文莊公皆以爲格言筆之於冊

嵇昭崑山人正統六年知灤州涉獵古今涖民得體尤善

楷書十三年憂歸去後民思載永平府志名宦傳邑志並無其人豈其先流寓異地籍貫猶書所自與葉志云正統乙丑歲有顯宦之壻陳某初成進士欲奪馬鞍山下僧地爲墳龔鈍菴詡賦詩云倚權豪奪強成墳體魄如何久得存請看西鄰陳宅墓土堆無骨樹無根自注云陳氏爲兼併之家未百年今廢爲樵牧之場此詩出其人聞而已之亦足見其改過不吝云

水東日記云吾崑龔鈍菴碩德奧學巋然鄉邦之重景泰中吳民大飢寄余民風詩數章有杜荀鶴時世行風致與流俗所爲空言無補之詩不同漫錄一二一經水旱便流離風景蕭條思慘悽到處喚春空有鳥連村報曉

寂無雞豚垣棄井荒蕪宅苦調哀音凍餓妻更有社公
同寂寞年來不復享豚蹄鍋無粒米竈無薪只有松楸
可濟貧半賣半燒俱伐盡可憐流毒到亡人

孫郎中瓊嘗從姻家會飲夜歸一惡少尾而詬之不已孫
急趨避明日其人來謝孫曰吾夜來未嘗出門君誤認
耳非我也其人笑而去

兩廣民善設蠱商賈仕宦至其地苟有齟齬卽陰置蠱所
期時日必斃葉文莊巡撫兩廣時窮治其人嚴究方術
并詰解救之方爲鉞勒於石標諸通衢自是患漸息
吾邑甲第多宏壯惟文莊賜第規模頗隘當時欽差內監
發內帑監造先構後堂漸及其餘文莊與內監毫無款

洽一茶之外漠若路人內監怏怏而去不竟其局

朱蘧菴按閩日薄暮微雨汀漳道副使詣門傳鼓蘧菴疑
有軍情急務詢知爲子希周狀元捷音取其帖門竟不
啟詰朝三司相賀則曰吾聞會元天下之才狀元天下
之福吾兒無天下才安能享天下福人服其有體

鼎甲年少莫如朱恭靖登第時年纔二十四耳終身勵行
不二色一日裸身浴起夫人喚使女送新衣至一時不
及掩蔽下體終身抱愧年至八十餘丙辰狀元諸大綬
至崑晉謁稱晚生公力辭止序年誼至今其居里名甲
子巷以其一甲子也

朱恭靖門生某主南畿試以公二子皆應試先期請公命

四書題意蓋在兩公子也既入試夫人問二子能邀倖否公曰不能曰文字未見何以知之曰題自吾擬故知其不能曰何不令其預作曰若令預作非求吾出題意負門生矣二子卒不雋

張禎字維慶業訓蒙逾艾無子館安亭其妻勸積館穀蓄婢爲得子計禎以家貧辭妻大恚至聲徹戶外適一徽商泊舟河畔晚起步月聞其語歎曰賢哉此夫婦也吾年已耄而三妾在家畜之何益不如以一與之明日造其館語之禎卻謝商曰無憂小妾稍有蓄積且來時必少有所贈竟以一妾歸之後生二子感徽商情意故卽以情意分名二子後俱爲名臣

以上五則見陶甄茅簷叢話

英宗御便殿召葉文莊對內侍挾文莊疾趨以進上見文莊喘息甚慮不能對卽背立他顧良久知文莊息調然後諭以玉音想見當時君臣一體相愛如是

魏莊渠父奎夢與顧文康父恂爭狀元涇田數畝訟於官竟爲顧所得意甚忿忿覺而知爲夢也後莊渠與文康同對策大廷閣臣初擬魏校第一因策中有云陛下一日之間在坤寧宮時多在乾清宮時少不可宣讀抑置二甲第九而文康遂首擢計其夢時二公皆未生也醫師沈士怡術業甚精居鰲峯橋北有病夫自北門外來持錢二百文求治士怡診之曰吾不能治亦無此藥宜急歸無緩也其人迤邐而南士怡知橋南有市藥者卽

往問之對曰吾與藥去矣士怡歎曰其人必死於途使
人物色之果死北門城下藥猶在手

士怡名真見藝術

宋龔明之至誠純孝歲及百齡扁其居日期頤且作詩自
壽明初周壽誼年一百十六歲高帝召見錫予甚厚毛
翁弼年百歲孫澄中狀元有司建狀元人瑞坊以榮之
顧鼎臣中大魁父恂亦八十八歲

毛文簡澄朱恭靖希周顧文康鼎臣同年入泮謁廟日大
雷雨其後三人皆以狀元爲公輔

顧文康長子履方嘗盛服拜客有鄉民擔糞斷綆汚其衣
家人怒詈之履方曰彼無心耳然已驚矣可更驚乎因
婉言慰諭之而去

楊子器令崑時春秋暇日徐步近郊或輕舸巖港浦間入
民舍有懸耜嬉遊者必答責之間機聲軋軋則喜與婦
子言桑麻事忘倦至里塾課兒童對句設果餌散楮墨
以別勤惰句讀中有別字者則叱其師云毋悞人子弟
窮鄉鄙屋中無不至焉

顯應坊在崑山城隍廟前上刻竹樹牛車縣志云楊子器
令崑嘗夢黑衣萬餘人叩縣請糧公曰官窮民苦無餘
糧請不已許供粥一頓明日飛蝗自西來食竹葉殆盡
青苗無損到任時以一牛車及去牛生犢隨其後公留
犢仍以一牛車就道百姓攀輿數千人適邑廟樹坊遂
刊其蹟於上云云按陸表城隍廟碑稱鄧侯建綽楔於

廟門外浚義井於儀門右則坊為知縣鄧文璧所建無

疑柳塘令崑在宏治初鄧侯建坊在正德四年或當建坊時民尚懷思舊德請於新令刊其遺蹟耶○張大復城隍廟志云道士胡古幼聞其師龔成梧言昔有知縣好竹雜植解舍旁如繡嘗攜牛一頭車一乘至治所出則御之一小史自隨既入解懸車於壁牽牛供磨具政清簡草生墀砌而未詳何人今徧覽諸志傳柳塘善政甚多獨未及飛蝗食竹牛車留犢等事存之以備博雅參攷

沈伯載坤以大河衛籍中嘉靖辛丑狀元歷南京國子祭酒憂居淮上值倭寇至坤散家貲募鄉兵教練之賊縱火官兵卻退坤率所部親當矢石射中其魁城上人呼之日狀元兵未幾倭復以二十二船從泗州而下肆焚殺坤又大破之巡撫李天寵薦其才兼經畧功收禦侮起為北祭酒尋為同鄉給事中胡應嘉所構淮守范梈

銀鍊成之人皆以為冤

見沈德符野獲編○按通志府志及進士題名錄祭酒祖籍崑山徙居山陽由大河衛籍鄉舉始終在淮故生平事實不載邑志然其人亦卓然可傳者

楊氏女小字龍父德甫操舟為業無子贅金山為壻山父卒以哭父成羸疾德甫惡之偶泊舟曠野給山登岸掛帆去女大慟誓死守山冥行覓路見叢莽中有盜所遺巨篋入旋呼附一舟昇篋至儀真出貲為齎賈願心念楊氏賢不更配踰年見楊舟泊河干女在焉因僱其舟德甫夫婦不復識山山遣僕謂之曰汝女少可以事吾主德甫欣然女憤急欲投河山大呼曰我金山也乃相持痛哭載歸夫婦如初後劉六劉七之叛山募死士從郡別駕直搗狼山平之授武騎尉邑人孫雲為之傳

皇朝興修志 卷五十二
吾鄉文社最盛於顧文康之十一人後爲大官得謚者三
犀玉者四其規出題人受一目目之難就者必方奉常
魏恭簡受之時有南北兩社同日並舉歸太僕卯午至
南未酉至北飲酒談笑寬然有餘而又時就正於吳孝
廉秀甫今文而步古文之脉自吾鄉始也

嘉靖庚寅夏千墩浦小民家造白酒且起視其色鮮紅滌
去酒視缸內皆成松竹梅枝葉宛然觀者如市小民憚
供茶之煩遂擊破之是年五月馬鞍山後竹葉小枝上
俱生人頭狀城中民家或有生者其色粉紅若男女冠
髮鬚眉宛然未幾海寇亂作殺死無算

方鵬紀異詩云壬辰夏四月旣望夜入西東鄰李氏子年

可十八九門外聞作聲蓬蓬似鼓乍開門出視之四鬼
捽其首踰墻更越樹勢若風雷吼捽至野廟中亂被老
拳毆父母競號呼踪跡竟無有親鄰各燃炬訪覓遍林
藪夜半忽自歸狀貌殊獍醜其身長丈餘見者駭而走
入門還復短瞪目但搖首母妻環問故稍語卽閉口青
紫色浮面縲縲痕映肘僵臥三日甦不能記誰某此理
終莫詰語怪戒魯叟

張浦孟氏世以好善稱光祿紹曾之祖椿於正德間發粟
賑饑授承事郎其從子祥紹曾嗣父也嘗代納民逋官
銀數千兩登石梁三十餘所至紹曾益務行義邑令陳
子佐旌其門曰世義之門

真義民家女夜有物憑之如冰雪嗣後精神恍惚延醫治之不効一日舉家出觀優比歸而麵之晒者耗其半遺於地延連不絕跡之出門數里至古墓一翁仲麪在其口鑿其趾血流碎之女方愈

常州張華山者其父爲方正學孝孺門人被難華山避長洲之唐邨後贅邑之張浦吳氏遺命世業農勿讀書取禍七世孫洪號南麓卽雲南按察憲臣父也嘗操舟至太倉有附舟者自言年老無子變產至壻家手攜布囊到岸已晚已而掃船囊尙在洪曰此老人性命所繫廻舟送還不受一錢是年生憲臣墮地時里人孟紹曾建大樓橋適以其時落成

合志雜紀以虛江爲志美按志美字濟卿乃虛江子也

張虛江憲臣妻浦氏妬妾章氏將殺之長女浦出也而陰護章隨任南昌時江行浦命章澣衣船舷女立於旁雙足踐其裙忽有僕自岸登舟佯失足而擠章氏幸以踐裙故仆於舟而不溺後女嫁同邑朱姓章出之子志美厚待之章氏以孫魯唯貴封夫人

邑無虎患然宏治己未有姚某渡吳淞江遇虎以虎足陷於淖幸免正德丁卯農人胡山死於虎嘉靖戊戌虎復至足跡遍三四里卽吳淞一處虎凡三見詳方奉常集邑舊有斯文會以宴搢紳延齡會以宴耆老元季二會合而爲一旦非我士類亦得廁於其間有不屑者堅辭不出二會俱廢嘉靖中又有弔古會月輪一人主之分祭

王文恭綯王侍御葆李樂菴衡劉改之過易蓮峯斗元
顧尚書禮龔處士詔諸無嗣者之墓更名儒紳會

承事郎許鵬遠與弟鳳翔皆以貴為郎嘉靖末鳳翔曾孫
癸丑進士從龍為吏科給諫時遼陽大飢軍民相食兵
部侍郎王口疏請賑飢以二萬石粟陸運至山海關解
費銀每萬需八千兩時甚苦之從龍上言遼人命在旦
夕若陸運則曠日而騷擾不如暫弛海禁用漕艘沿海
往可揚帆速至海運倘有疏虞請以一家為質朝廷從
其請命原議漕石并天津倉糧共十餘萬石航海赴遼
遼人歡呼動地全活甚眾至今其地猶廟祀焉歸太僕
嘗為鵬遠作壽母堂記并其父志學行狀按舊志皆不為立傳惟葉

雲人物傳稱其疏通敏達以用世為志登第後授分宜知縣召為戶科給事居諫垣五載抗疏言天下事動中窾會卒以令分宜坐免官然其於柄臣實毫無所挽王世貞徐中行極稱其政績可紀不得以令分宜故抹煞據此則舊志不為立傳亦避嫌之已甚者也附見於此以補政績之所未備

朱恭靖崑山役田記云吾崑每區必置賦長委之徵歛歲所人恒不及數遇災荒則必取償賦長由是破產者比比南昌朱侯名伯辰思有以救之聞某區有尚義者捐其田若干畝為糧役助侯歎曰此法可施之通邑乃立為定規凡民家百畝之田捐五畝為助士大夫則以三畝謂之役田一區之內合為一戶擇可任者總其事召佃徵租畀之賦長其人或廢事則更易之其有自鬻其田則買者承此役田而償其直時嘉靖二十九年也

張伯華善吹簫同時王季昭善度曲大梁王松筠用章令
崑山時聞伯華名召之伯華布帽青衣而前松筠揖之
令奏新聲殫技馳騁松筠依歌和之明旦伯華移家匿
吳門聚徒授書竟松筠之任不歸松筠亦不復問季昭
微言冷諛雅冠一時後為僧

新洋江玉柱塔之建始於江右劉司訓文正之議云崑無
百年之家建此則一變矣後李中丞同芳白之觀察邢
侗得贖鍰八百金時侍御劉應龍為縣令命僧性空董
其事性空汝寧人為僧戶長十年而成中丞之力居多

樊棠軒玉衡令崑或以其自奉太苦寄書及之報書曰吾
所苦者善因未修惡緣難謝耳七篇文偷取進賢冠有

衣有食施及妻孥寸步與馬賓客進謁者日不乏人此
何苦乎若瓶無重醯食無兼味囊無羨金此造物與我
我無所用之也為令得錢必須害民日積盈廂水陸間
關千里萬里乃抵其家又向妻子僕婢而重托之晝夜
搖搖如懸旌念之苦乎不苦乎近見貴人一餅一器稱
數金一牀一几稱數十金俱不解佳在何處還顧我所
用茶瓶食盂坐几供案亦不解醜在何處曩聞海忠介
為令五閱月而廳事闕寂命六曹吏歌詩自娛吾竊升
斗於此亦既改歲矣而吏事不休能不愧所聞乎

樊棠軒令崑時嘗與一士人論文一收頭明時簽殿寶排

名曰收頭裂襟流血呼號而進稱為頑戶所毆棠軒畧不動

意徐諭侍者驗其衣帶則皆完命杖之語士人曰識之
世有解衣待毆者乎治崑三年將入覲夏暉作二詩書
扇爲贐棠軒色喜諸人競作詩餽扇笑謝曰本無拒諸
公之心笥狹不能藏也錄其詩而還之

少司馬顧觀海章志有東倉族人爲子圖秋闈關節旣就
子忽病族人舉以相贈且言不望報希竊餘蔭而已觀
海不啟封對族人焚之來科子紹芳得雋門人爲御史
巡鹽浙省雲間富人干法網御史示風旨欲令緩頰其
人託所善親故緩喻詳譬不得已領之詰且在其親故
謂曰我昨熟思如守節婦晚年易操可惜也卒不許
李文翰字季膺同芳從孫幼清慧而不喜讀精度曲與梁

鳴鑿鄭筮唐虞陳梅輩以聲律相角逐歌筵舞榭非文
翰不懽顧性落拓非其意者雖豪華弗屑也卒後張大
復爲立傳稱其好揚人善爲近世所難

姚士安業醫多讀書雖尋常尺牘皆用史漢書法嘗言窮
留行檢富饒人凡人窮則不檢細行爲人所賤則窮愈
不可療富者爲人所忌凡事饒人一着庶可寡怨而常
保其富此言有味年八十餘無疾而終

隆慶四年張虛江任金衢嚴道延姚江名士邵夢弼以訓
子邵深賞次君志美臨別時贈詩有文福相齊正未央
他年此地聚星長之句天啟四年志美叔子魯唯爲紹
台道迎父就養邵以臬大夫里居聞志美在署鳩杖相

訪魯唯放衙延歎譚笑累日邵復作詩以贈且云他年聚星不覺成識計金衢授經日已五十有五年矣志美歸述之里中以爲佳話

宋林澄葛道人傳萬曆二十九年六月三日蘇民擊殺稅監參隨越八日崑山人_古成詣府袒兩肩揮蕉扇前揖守自道姓名乞置獄而釋餘人勿問守驚愕聞之上官以成其獄然起事時成在崑山聞變始偕其兄來郡城官司索主者急挺身出應兵使者鞠之于杖幾死吳民感其義無不流涕稱爲葛將軍繫獄十餘年四十一年巡按御史房可壯爲之請竟得釋 國初葉澣作葛賢傳賢初名成稅監與市僧謀壟斷吳人罷市成適入郡

怒發攘臂手執蕉扇一呼而十人響應擊斃其參隨黃建節時六月六日也成誓眾約束又焚毀徒黨之家從者益眾當事謀禦之以兵太守不可縛稅黨杖而繫之獄成乃詣守請就繫守不得已從之送入獄者萬人餉酒食者日千計商賈醵貲贈之不受立生祠於江淮間事聞朝廷爲罷稅監撤諸關私稅成後逢赦歸又以陳文瑞事走京師訟寃陳旋令吳值周忠介被逮文瑞周旋其間又五年卒葬五人墓旁文震孟題曰有吳葛賢之墓又題詩云虎邱塘半歲寒時艸木蕭蕭劍氣悲獨荷長鑱衣短後五更風雨葬要離陳繼儒撰墓碑案兩傳所紀互異而林澄爲明時人見聞應較核若據葉傳所載成雖義實倡亂也原志入好義傳似不可以訓茲故兩

存其說於
此以俟攷

歸季思所居曰陶菴其儀曰陶菴之儀惟簡惟樸舒而不
縱檢而不局近於人情遠乎流俗交不因新客而羸敬
不因久交而縮酒不厭清味不厭薄可繼可久或蔬或
肉談清而不談俗歌詩而不歌曲投壺而不陸博彈絲
而不吹竹賓去不强留客來不用速讌笑而不廢忠告
羣居而不妨誦讀朋友攸攝雍容肅肅賓主皆忘熙熙
穆穆此陶菴之所爲適也而彼與我之所共屬
學宮玄雲石銘元豫章陳增撰葉文莊盛嘗爲之跋云景
泰丙子三月得鄭時又進士所寄玄雲石銘斷碑墨本
隸書銘連序共缺三十三字年月皆缺其下圓石形獨

完好憶少時嘗聞石趺有紋隱隱畧似玄雲字故名初

費侯復初欲移置學中預灌葱數畝爲藉地之具乃克

畢事蓋石旣重大又多洞穴易於缺損故也時又題其

墨刻云此碑近得之學宮頽垣之下磨洗搨此

銘辭無攷

魏恭簡爲廣東提學徧毀佛寺達摩所遺衣鉢在曹溪取

衣鉢裂之鉢非金非石碎之爲二各有一字乃委鬼二

字也督學河南時上蔡伏羲卦臺旁有剎寺亦盡廢撤

又鑿少林寺初祖面壁影石血流而影不滅乃止

孝子陸安烈婦鍾氏已詳各傳及冢墓考崇禎四年其族

人陸敬愚售其墓地於周姓諸合甫永明及顧謨明鑿

捐金贖其址并墓舍三楹柴集勛永清作文表之系以

銘曰孝烈之宮心同理同孝烈之氣上蟠下際伐其墓路必也不父之子二夫之婦

顧永慶字子高幼孤貧外氏沈教養之從憲副周美受易累試不第隱居授徒時就遠方聘館上海提學王圻家最久端謹士也以其子秉謙黨閹故遂為士林所畧

顧秉謙於天啟元年為禮部尚書率先詔附魏忠賢旋入

政府力傾善類事載明史崇禎元年削籍已坐交結近

侍入逆案中論徒贖為民二年崑民積怨焚掠其家秉

謙年八十倉皇竄漁舟得免所居遂成白地邑之薦嚴

寺西名顧家場是也當時眾疑其有藏金日夜尋掘不

已秉謙恨甚遂以窖藏銀四萬助餉及縣吏至即於瓦

礫中取之後寄居他縣以死前志引張蒙桓雜記云周忠介順昌被逮時蘇民梓

死緹騎聞怒甚欲盡誅蘇人或謂秉謙曰蘇公之桑梓

若屠之公其危矣秉謙懼語情於閣於是止誅五人云

云而文秉先撥志始則云毛一驚疏至逆奄至閣強為

厲色語輔臣曰上怒甚必盡誅為亂者時顧秉謙適病

假丁紹軾當代擬謂奄曰京師仰東南漕輓以百萬計

今運期在邇地方有事正當示以寬大以嚴旨激之果

有他故誰執其咎奄不應而入馮銓意獨不然掣紹軾

手中筆票擬忽茫然不能措一詞奄促之迫紹軾乃擬

旨本日解散姑不究迨一驚再疏三疏至紹軾

已病卒秉謙出視事於是復有網漏渠魁等旨

昌平巡撫何謙初任新昌時有謁神文云維神與令相掖而成令有令政神所式憑今令至矣敬與神盟時和年豐物無天札民無疾厲神之靈也聚欲去惡庭無虎噬里無鯨吞令有志焉蓋當此催科萬急之時而思存撫字一分之意是惟百廢俱張庶免一籌莫展吏道良難

我心獨苦神其有知尙其曷之至於清白素秉碧水旌
心下吏固有本來明神豈無預鑒操三尺以相臨矢片
詞而作憲信州鄭仲夔冷賞集紀之且謂公文學政事
兩擅其美洵人倫之冰鏡循吏之羽儀也

孫伯原名斯受

榜姓歸

幼失怙恃父臨終托孤於老僕許忠

延師課讀後爲博徒所誘僕無如何旣爲人窘辱歸叩
其僕曰誓不出戶矣請師指授僕大喜潛修三年補諸
生娶李氏僕請族黨出舊簿繳主曰不意小主有今日
也卽欲祝髮爲僧主泣留再三未幾去崇禎十二年舉
於鄉明年上公車中會副歸過蒙陰借宿僧寺僧曰長
老亦崑人也出見主僕抱泣贈路費越三年再往主僧

已圓寂數日爲治其喪焚骨建塔素服三年

明季童試最重府取府取有名卽可冀入殼貧者以所取
之名售人令頂替陳墓朱述善撰其妻周殉難始末自
敘幼年以府取售人得葬其祖父三喪云其時童試入
學至七十名或九十名真才獲雋者不過數人餘皆賄
囑情面雖其後有功名事業者其始皆由此進若顧徵
士繼紳十四歲時納穀寄學另出一途又非其比也徵
士後更名絳亂後更名圭年後乃更名炎武

崇禎庚午舉人周明遠鑑與常熟蔣晚仙茶爲同年友茶
過訪值歲大饑見郭姓者將賣其妻而礙於所抱子旣
而竟置子道旁茶惻然問需錢幾何曰十五緡茶傾囊

僅十緡欲向鑑貸五千足之鑑曰君不恥獨爲君子耶亦捐五緡以贈蔡後成進士官禮部主事

夏方伯萬亨被執後有吏高明冒死往省公知闔門遇害索紙筆大書云嗚呼我生數盡運際榛蕪益王倡義迎我於途一門四代悉入網羅遇敵殉難駢首含荼妻妾沉井媳孫赴河弟叔傷斃男兒被屠僅存哀母八十誰扶婢僕甘口非殺則俘忠良受慘從來所無欲死無門我罪伊何嗚呼萬亨家承孝友世篤忠貞三任中州不染一塵十年沉苦民歌慈母天何降酷至此極乎昭昭者天赫赫者神豈終不可問也夫又書我已從容赴死一生之事畢矣如有存者須延我一脉切不可絕我後

也并勿明言驚我老母我死亦瞑目矣後書乙酉七月二十一日戊刻夏萬亨永訣書畢匍匐望空叩首呼母者三氣咽倒地後遞至武昌八月二十八日臨刑口授從者云爲官兩月四代殺絕一心報國九死不屈

蔡忠恪懋德解巡撫任聽勘時馳書猶子并囑諸子云吾受國深恩遭時多艱惟有盡我心力圖報朝廷成敗生死都不暇計又云功名已稍自見學問尙未到家只爲死生有命付之一笑而已及事急草遺疏授人日令報天子知今日尙有不逃不迎之臣臣幸矣

顧忠節咸建死事錢塘時作書與家人訣曰國家之事已不可言兒女之情安能戀戀兩日所以不卽死者以欲

留祖宗一綫及杭城百萬生靈耳今事已稍定吾事已畢可以死矣今日納印則事主之日已盡可以死矣人誰不死吾在杭薄有惠聲今將從武穆忠肅同遊又何憾焉親友當為吾舉一觴勿作兒女態吾妻及妾善撫兩兒及幼女不必從死吾貞女亦勿死死則汝母必死孰撫兩兒徒相從無益也三弟四弟大房兄及兩姪及綏子叔姪并宗族親友俱此致意六月十六日午刻明季鼎革時守城者兜鍪甲仗及鎗戟之屬俱不及備諸市井不逞之徒又素不習戰偶有刀槍率鈍澁不堪用臨敵時背四肢盡取書籍護衣裏宜大兵一至城即陷也時守北門者為王開之父子男婦數千欲出北

門開之執不可俱就屠殺

徐坦齋素有膂力饒肝膽鼎革後土寇橫行路經北關聞屋中慘啼因毀門入見婦女數十人詢係被擄即令速逃公殿立禦寇俱得免見徐氏家乘按合志以徐坦齋放婦女事謂成棟磨下兵擄掠所寄注本夢航雜綴與此互異

鼎革時死難者多散見各傳以殉難錄攷之則尚有諸生朱仕傑朱振振子爾服董廷搢蔡復襄朱元躍本姓周王楷朱天賚王賡梁鴻朱佐沈珩孫晉錢載俞賓顧纘王應桂趙元龍陳麟瑞許國玉朱崗姚雯卿徐岐鳳李夢徵陳從先陳繩先張欽止朱祚泰蔡祚泰亦姓朱陳公輔王祈浩許廉善俞汝嘉蔡方銘蔡易芹復襄子陳士錄楊

玄禧蔡方燧許鼎燧周室瑞朱萌本姓張朱路馬錫嘏王

仕傑顧繼美李克俊陸天錫本姓李李熾陸失名顧洪徽曹

京元夏幼良吳光玉沈應祥孟失名顧維張一宿顧宏戴

震即戴元旦父李國柱弟國棟子天士李失名李景平周景李

盾嘉子衍詒周爾凝錢時用王家制王張維陸訥鄭之

祁顧天成范能述葛用礪王時芳維父陳明時邦憲父許世

璟王大範孫泰衡朱二程柴汝璿柴汝瑛顧象之周之

軾武生又被難釋子一燈瑞光洞水燄景德寺投水死問住冰燄徒同師死

無私桂峯淨室入城自縊法雨百里樓投玉泉井死實相道安應菴長慶徹

生寶華彌勒閣修己普同塔止初西藥師殿盡心銅觀音殿

乙酉殉難後髑髏以萬計丙戌正月張氏兄弟詳好義傳輩集

僧百餘於安禪菴作佛事七七日聚骨菴後隙地死高

僧頂目和尚說偈舉火時招魂之位盈廊塞廡向骨哭

踊者不可勝紀以三月十三日封窆於玉柱塔之右即

今仁緣塔也基本范氏故宅挑築方廣石甃四圍未幾石為武

弁沈豹所攘移作砲臺自後基址遂失其舊互詳家墓

馬鞍山麓陳志學墓詳見家墓葉志作陳澤墓稱澤號半洲能

詩嘗題周壽誼翁卷又云或稱陳有常墓按志學子逢

祥撰誌謂奉父骨歸葬先塋之左誌中但及志學父名

允恭志學孫名經未嘗及澤豈澤之世次尚在其後見

稱於明初耶至有常當是表字亦無攷為兩存之

順治初漕政叢弊運丁與耆糧交兌每百石索耗贈至五

皇朝國朝續修志 卷五十一
六十兩科臣太倉張王治等疏請官收官兌下部議凡百石外加四官贈外民間再贈米五石銀十兩謂之五米十銀庚子春運丁倡以米代銀之說蓋銀有定數易之以米則賈直可以低昂而淋尖踢斛無所不至是時民弱軍強縣官委靡勢將從順輿情洶洶適巡按御史張鳳翮行部至縣下學聽講後諸生王啟磐葉弈苞邱鍾仁李余城四人向御史昌言其事御史洞悉其弊嚴加禁戢始得不行衛弁乃勾致啟磐噉以利令改議啟磐峻拒遂遭毆辱啟磐亦忍受得省耗米數千石啟磐字長石負意氣聞里中不平事喜建白改正多類此
棄志明萬曆七年清丈直省田地巡按御史林應訓勘實

本邑十三旱荒區田地蠲免坍荒 國朝順治四年蘆

政巴口馬口莅吳責各屬開報隱匿里書不敢迂卽以

前此勘免及前朝賜塋槩作蘆蕩分則升科康熙元年

清察蘆政達口等查丈增報四年續報五年丈增十一

年復丈增升報按是年藩司慕天顏檄行清丈時豪猾

把持弊孔百出至四十二年始刊定魚

麟信册仍多飛詭隱匿而邑中公占各基

址自迭經變更後信册率與故籍不符

吳文煜字叔昭居迎薰門外饒膂力順治丁酉冬邑廟災

文煜奔救負城隍塑像至超化菴左憩焉像重幾百觔

神色不少變翌日迎神者踵集文煜拒不許眾莫敢言

而散今行祠中嘗拋百觔物於空中準擬遠近而落不

失尺寸次子萊字準義能側手擊巨竹粉碎超化菴前

石井欄重數百觔以肘撐其中舉之

朱孝定用純館葉氏課葉生振珽一夜大雪振珽治具煖寒酒半興歎問先生何歎曰適憶故友極貧不覺念切綈袍耳曰此不足憂且暢飲明日問所在遺之十斛米孝定當樂飲之時戚然於故交振珽以師之故而遺米於素不相識之人斯真兩賢矣

行謚字二隱蜀重慶人俗姓金幼出家隨師請藏至南都尋至樵李參破山天隱至天童參密雲一夕聞鐘聲豁然有省旋主雲間洙涇船子道場國初張浦諸生張立方魯傳子以迎父櫬至粵卒妻朱遂捨宅為菴延謚開山即服簞菴也謚著有語錄二十卷其徒谷門岑禪師

工詩呼葵園谷嘗敘其集稱其詩如古琴松風冷泉石磬有引人入勝之妙其詩今不傳蓋邑中詩僧歷代不乏國初晦跡於此尤多皆莫得而舉其顛末也

董志橐康熙癸丑五月望夜邑士王涸扶乩室中有湘水道人降乩曰君知本邑清河故狀元乎涸不悟俄題詩云會唱傳臚第一人卻因目眚降風塵只今還憶芙蓉窟五老峯頭已百春乃知是張篠菴先生和也

正統己未殿試和已擬大魁既以目眚寘二甲第一此猶洪武乙丑巳定花綸首卷明祖嫌其年少又因有巨釘綴絲悠殿日下之夢改擢丁顯然同榜皆呼又題絕句二首云南宮綸為狀元則和亦得稱狀元也散秩列羣仙縹緲雲山自有天控鶴來過桑梓地丁公無恙隔人煙頃過荒煙埋骨地松楸衰盡石碑存誰教

崑山縣志卷之五十一
故里兒童眼不識當年棠棣陰又云君等現修邑乘職
任表章遷化之餘本不念北邙片壤但兄弟埋骨荒煙
蔓草月落霜零斷碑猶在惟核載是幸

張羽字鳳翔乙酉殉難謙之子嘗參幕府軍事平鄭國信
之亂晚入元教多異術遇旱潦延之禳無不應

康熙二年任邱李開先令崑貌陋而酷號李藍面徵比錢
糧用重杖有斃杖下者時花園村邢某廢產完條至東
關拾遺金數兩初甚喜既思縣令酷比恐此係賣兒錢
也坐玉虹橋忍飢待之有泣覓者驗其實全付之其人
分兩許以謝卻不受但腹餒得十五文供一餐足矣邢
四十無子是年得一兒李於四年落職僑寓郡城未幾

一門死且盡躬自執爨偶以口吹火焦灼而斃

張芳字元之善彈丸於暗中熱香插地彈之火熄而香不
斷舟行吳淞有估船飽帆來將入港收帆芳戲以彈中
其肯竅帆不得下舟人窘甚復彈之前後兩丸俱出芳
好行善有故人陳某蕩其家貴遺孤困甚芳察其愿謹
授三百金命治生後盡復其祖業更以貲雄於鄉芳舉
鄉飲卒年七十五嘗訓其子孫曰若要家道寬錢糧及
早完又曰米納官倉錢輸官櫃不假人手永無後累
張塾字書賢家邑之張巷所居水北有隙地數畝雜植花
卉紫藤一架蔽蔭畝許每當百花爛漫親朋信宿流連
至樗蒲轟飲達曙不休一老僕素謹愿忽早起持斧鋤

芟薙殆盡主人驚問之對曰此園禍種也以膏腴植無用之物又招引損友糜費酒食為害甚大老奴治畦種植菜茹歲供可不乏其餘亦可易錢彼叩門索酒者奚自藉詞以至塾以其言直置不問

馬鞍山文星閣下有深穴閣建穴上康熙癸未二月閣上鰲魚自動至五月動不止二十五日夜半閣忽陷聲徹遠近黎明眾往視之惟墻垣如故履其旁空空然有聲無敢探其穴者見述異記道光二年冬里人修築山路石工於酒藥洞中取出二石條云其中尚多大石條以洞口逼仄不能昇出而止始知所謂深穴者即酒藥洞也張國秀字俊之以貧苦起家性儉約而好行善事修橋梁施蚊帳絮襖造船於三江渡口僱傭撥田以食之而不

取渡者錢事親以孝稱年已老父應聘猶以孩穉視之稍拂意即被笞嘗跪而請曰兒今六十餘矣不知何年當免於笞也應聘笑而釋之卒年六十九應聘哭之慟語人曰是兒出世日前所生兒才死母哭之俗諺所稱兒哭兒者我固知其年不永也

高奉山操舟為業舟泊閭關一人來附舟擲行李暫去聲琤然風利客滿眾促解維奉山故遲回以俟踰時其人始至詢之乃白金三百以其主陷獄中變產以營救者舉舟始共歎異

崑山藏書家自葉文莊公而後為顧侍御潛周孝廉士淹兄弟能蓄能讀周于舜多購法書名畫樽壘彝鼎建凝

香雲谷夢芝六如諸館以儲之何上舍道光獨喜藏書

焚香煮茗哦咏萬卷中上舍死其子琪枝見政績傳取其愛

玩者以殉至 國朝徐尚書乾學傳是樓所藏益富宋

鉞本以百種計歿後散佚惟傳是樓書目著海內焉

餅山在滬瀆即黃浦江上莫詳其處邑人王如潛過雞鳴塘

詩曰水急舟如瀉餅山暮雨低指此相傳韓蘄王嘗密

圍兀朮水軍於此兀朮黑夜掘塘雞鳴而成得脫今所

稱雞鳴塘是也如潛詩又云天意存驕子塘成報曉雞

按宋史無蘄王與兀朮戰滬瀆事惟建炎三年蘄王帥

兵自海道從常熟赴蘇州會張浚勤王四年兀朮犯蘇

州李閻羅屯兵於常熟知常熟縣余彥璵並周旋其間

豈卽其時事耶山以瓶名謂蘄王犒軍棄酒瓶成山也

今耕者每於其地得瓶插花不萎號韓瓶或云酒瓶山在青龍鎮泗

務場傍滬瀆江誤

康熙己卯 車駕南巡諸生周夢顏嘗乞減浮糧見卓行傳

同時有瞽者蔡松亦以是爲請松字峻明邑觀橋人遷

於鄉當己巳 南巡松丐文士繕疏詣郡大雨中走三

百餘里竟不得達至己卯 御舟發蘇州將抵木瀆

松復頂疏於首伏港口而呼扈從鞭之呼不已乃持去

眾詢何疏則朗誦一過且曰吾雖窮而瞽廢實欲爲蘇

松兩郡民甦重困也夢顏爲紀其事於所著集中

乾隆乙亥秋八月已報成熟忽蟲灾告灾者鱗集數千人

會邑令許治在郡吏役呵之眾呼譟至拆毀公座新邑
令衛崇陟馳往慰諭許申報眾始散許令歸訪緝捕治
有鄔六劉二者自任爲首郡守趙錫禮坐以亂民律親
詣縣杖斃於半山橋觀者泣下是年仍以全災報

芝露泉在周巷退軍菴南岸下味厚可釀酒殆卽吳淞第
六泉也以岸有紙爐土人遂誤呼紙爐泉

周巷玉俗稱周巷角頭乾隆初偶於田野得之自茲搜索
頗多皆未碾者相傳南宋玉工萃此製器以供御者

乾隆辛巳秋有白額虎自吳淞營來伏永懷寺後潛出傷
人千總劉智往捕幾爲所噬旋有兄弟二人獵其處不
知虎所在兄遽以叉攬叢薄間虎突出弟怖甚手竹槍

蹲地虎來撲誤觸槍末其銳直入虎口穿其項虎大吼
裂其悍入叢薄嗥一晝夜死智聞昇之去

嘉定錢詹事大昕云崑山縣校官碑爲宋乾道二年正月

左朝奉郎提舉湖南路常平茶鹽公事吳郡范成象撰

左朝奉郎新知興化軍主管學事江夏黃萬頃書成象

於乾道五年爲工部郎時從弟成大除禮部員外郎援

故事乞班兄下一時榮之萬頃隸書有法度碑額題款

畧倣漢人式碑今在大成門壁間按大成門壁間有三
皇廟碑記爲陳秀民

撰饒介書余詮篆額朱珪鐫字皆當時名人廟舊
在陳老橋西元季修洪武二十六年廢碑移今所

清真觀故宋放生池也有淳祐十年正月御書放生池敕

石刻詳見
寺觀下方有知縣項公澤跋錢詹事大昕云惜經

明人翻刻神采已失宋時知縣結銜例兼弓手寨兵軍正石刻訛弓手為巴王明人之疏畧如此

乾隆丁酉崑邑令費志學以邑境蘆課業蕩內貧民開墾種禾者荒多熟少詳免升科藩司增福允其詳費以墾責諸生被議然一時善政自不可沒

乾隆乙巳四月崑邑廟四美亭右建園廳三楹將竣初十日夜雷震梁棟俱碎劈如帚址本明代玉泉觀道士丁宗俊等十七人封域詳冢墓日久廟中拓地侵占興工時得墓石及骸骨悉棄之斂財不足并移岳忠武廟垂廢之木石充用其燬於雷也無燔燒之迹四旁墻屋樹木無少損邑人士遂疑太常黃子澄子玄微奇迹是廟為

道士當是太常葬地實則太常別在山陽宗俊等生平詳具城隍廟誌發其冢棄其骨固宜天雷示儆也

桃源洞向在曇華亭之下乾隆己酉六月二十五日山門外西墻忽頽隱然門也好事者秉炬入見有題壁聯句

詩云山路逶迤石洞幽汪臣一時冠蓋此遨遊楊子器翠禽亦解吾儕意王成憲啼破孤雲未肯休汪臣詩尾署宏治己酉孟夏外又有城隍作証四大字石刻甚奇岫下注邑人葉國銘捐石楊子器桃源洞記見前第二卷

嘉慶十三年四月督學按臨郡人方二售耍貨於新邑廟門右一日薄暮忽磚石自空下歷碌喧庭店內外堆積無數而不著人觀者如堵後昇城隍神像出傳呼捕捉

乃止方二歸旋以覆舟溺死

道光癸未夏秋水災陸地皆成瀚海四鄉停櫬漂浮滿目時風雨猛暴雖子失其父妻失其夫亦無從措手北鄉低窪之區漂浮尤甚材良者任水飄蕩材楛則擊撞破裂奉憲檄飭敦善堂董撈理時水勢復發擇高阜處暫厝層疊如山阜至冬分葬各義塚計六千餘具殘骸不計駭目慘心實為紀載所未有良由愚蒙惑於陰陽拘忌遷延至此昔顧徵士炎武極論停喪之非嘗著說以曉後世見藝文真可為今日痛下鍼砭矣

雜記補遺

崑山田媪家傳一簸箕大如五斗盎日以簸米輕而質堅

如牛皮然有耳目形罔知何物有商以米一石得之熟玩以為蝦蟇殼終不知其所用後至陝西秦王府求售秦王大驚卽以五千金售之謂曰爾雖得吾厚價豈知所用乎此殼能圓珠凡珠之凹凸者一經殼中滾之便圓如芡粒乃不世寶也說圃識餘

朱蓮菴案閩日子希周中狀元少傅王文恪公賀啟云恭承令子射策大廷蔚為天下第一人士誇稽古之榮朝賀得人之慶奇乎盛哉夷亭之潮穹窿之石其皆鍾美於是乎然此豈鄉邦之光麒麟鳳凰天下之瑞自喜衰年獲覩盛事泥金一到八閩之艸木三吳之山川為之增輝況烏府之中耶此天下之所共榮而僕之喜尤深

亦惟於乃翁有一日之舊耳

葉文莊旌節所至輒訪求古碑刻摹搨之雖文字漫滅亦收拾補綴不忍遺久之成三巨冊題其首曰五嶺奇觀

見柯文潛集

蘇州知府姚善外建文遜國之難有老嫗抱其孫竄邑之

圓明村村現屬新陽界孤字生一七傳至瑞芝輯傳信錄瑞芝

子某從黃鐘遊鐘為作後序案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洪武中舉於鄉仕至蘇州知府建文四年七月外南京補諡忠惠外時年四十三子節謫戍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習匠沈魯弔以詩云倉卒勤王五郡兵南風無力北風鳴清忠自托巴湖月穢史何曾說

泉鄉

王倬字用檢幼不喜習制舉業兄僑領鄉薦有同年生來謁其封翁翁呼用檢捧茶用檢難之客去翁曰適來謁者年二十四與爾齊齒令汝捧茶以愧汝耳用檢自此發憤及成進士來謁者亦以是科登第稱同年生云案僑

成化乙未倬成化戊戌見進士表

太倉盛世才字於斯本崑山陸氏子幼育於吳門盛氏遂冒其姓盛業匠作令習之世才以為恥居鄰書肆一日澄江繆當時坐書肆中閱書世才傍門而泣繆曰汝得毋畏讀書乎曰吾正恨不得讀書耳因呼其父問之父告以故繆曰盍從吾游遂挈歸力學隸州籍以孝廉知

隨州

紅月樓曹巷民家樓也窗牖洞達高出林表每至深昏有月光從簷楹出迹之無異物惟篋中有劫盜圖一軸相傳爲唐吳道子畫因移置他室光亦隨之因匾其樓曰紅月樓嘉靖三十四年倭夷入寇望見樓中紅光燭天疑有寶物索之無有火其樓其光頓息

吳淞江南岸小白鶴江舊有白鶴社院之東有塔塔中多古迹相傳有唐元和畫佛像土人立社崇奉之每歲大衆一會頂禮甚虔事畢卽於佛前卜一主社者捲軸什藏社外人罕得一覲明隆慶間有上官強取觀之一展卷而畫中流血淋漓上官懼獲譴爲之投體懺悔自是

益珍秘今院與塔俱廢惟兩石礎存未知此畫像猶在

人間否

開山主人與其徒施友信之藏已莽互不可別識而若堂若鬣歸然於蒼煙暮靄間者是爲丁宗俊之墓然聞蘇景祥李應元以兄弟契好分穴而同位則亦不可據爲準則矣右小邱則石竹房顧文威之墓地盡而遺其勢然也

盛誠齋符升河汾集中有歸德遇陳子躬乙得見沈氏家乘中有逸事可補崑山志所未備走筆紀之詩云征車風雨梁園道故人驚喜相傾倒翦燭層樓坐夜分卷軸縱橫恣搜討中有志乘出平輿門高歸德稱元老水木

遙遙念吾崑詳陳祖德何表表代兄從軍古所希荷戈
異域憐孤藐由來節義神所欽相國煌煌滋世保還向
故鄉問苗裔沒沒艸間無可考嗟哉安土及離鄉盛衰
倚伏誰能曉媿我編摩邑志年挂漏如茲應不少殷勤
為抱案頭書孝友傳中重屬艸志載張篠菴和降乩自稱相水道人題詩後又云君等現修邑乘職任表章遷化之餘本不念北邙片壤但兄弟埋骨荒煙蔓艸月落霜零斷碑猶在惟核載是幸

孫都居新洋江嘉靖壬子父和濯足江濱為鼃所嚙都奮
救而足已斷都恨入骨乃以琅璫繫鈎以豕為餌鼃果
吞豕都集眾挽出大踰於牛鬪而烹之諸生周果作孫
孝子傳

徐某失其名新塘里人甲戌之交盜四起周某瘞金五十
兩於竹林中徐與周鄰徐之子折筍入林獲之懷以歸
徐絕不動心置之私室以待覓者越三日周歸失金涕
泣徐聞之召周還之封題宛然時徐家無斗儲也陳確
菴有序李萼青有文贈之

顧聖鄰千墩人炎武孫幼時為僧居張浦朗蘇菴不事禪
學謹守儒門規在菴中訓蒙從遊者甚眾有婦女入菴
燒香必嚴拒之與父言慈與子言孝晚年歸族卒於千
墩張浦許春霆訓導其弟子也嘗述其學行

真義鎮三元堂東去里許有花園墳四面池塘環植荷花
相傳元時顧仲瑛葬姬妾於此荷為仲瑛手植經五百

餘年種尙未絕其花每朵百餘瓣紅白相間他處罕有
每至五六月間花已遍放香聞數里光緒初年有開並
蒂並頭者

明成化間黃潭王東橋欲往新瀆道旁拾遺金二十錠候
之至午有涕泣而過者乃生田邨農夫售產償官物也
東橋悉還之其人感謝邀至家以隙地求與之爲鄰東
亦以償得其地遂卜居焉子孫蕃盛至今生田邨有還
金橋址

龔遇仙猗歿而爲江湖神其後若賢及子珩理琚孫紱並
得爲神明皆有封號其族有名定安善夫敬夫文鼎文
震蘧椿桂柏天祐天福天德敬榮臨者先後俱爲神名
文輿者號半仙生而神異人稱塘灣二官人因其所居
而呼之也相傳龔氏爲神者二十三人祠宇不一俱奉
之曰龔太太云

李易晉字方悅居漢溪廟橋河側一日坐中庭有蛇自上
下繞其頸易晉兀不動曰殺我食我聽爾矣蛇蜿蜒去
邨人謂烏龍盤頸卒年八十孫學鈔字楚良少孤祖易
晉撫之成立有大志營巨宅以居立宗祠於祖塋左年
七十一無疾呼老僕拭其所置棹柎訖遂卒時道光四
年六月九日也

鄭仲簡失其名崑山人寓嘉定望仙橋妻胡氏方泰鎮人
仲簡貧而介授徒自給旁通醫術然數奇名不出閭里

道光中邑存飢頻年失館資胡紡織以食癸已秋艸棉
 翔貴皆倚機廢業糧遂絕檢室中無有也東齋書畫質
 鄰家得米二升擷園蔬作食薦其先有子方五六歲索
 餒餘仲簡夫婦攝敝衣冠拜其先復夫婦相答拜薦已
 乃以好飯哺兒婦且哺且泣既而鎖兒於他室夫婦遂
 偕服腦子於時九月某日其稟性耿介不欲干人竟窮
 餓外後兒為人言如此邑人潘道根有節士傳

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五十二終

崑新兩縣續修合志卷末

舊序

宋凌萬頃玉峯志序

郡縣必有志獨崑山無之豈前人之長不及此哉期會之
 事有急於此則謂之不急也亦宜然往無所稽來無所據
 識者每以為歎永嘉項公出宰茲邑百廢具興一日下扣
 圖經事以萬頃嘗緝敘一二蓋畧焉而未備也掌儀邊君
 尤勤於搜訪遂相與編次期年乃成本古經郡志所附而
 益以耳目見聞之可考者大槩公之修創增益為多昔人
 以笏比甘棠後之覽者猶笏然則是志為不徒作矣博雅
 之士尚訂正之

按項公名公
澤見名宦

宋邊實玉峯續志序

石湖先生志吳郡嘗與龔勝周三君子相詮次有某人持某事求入志不得遂譁曰志非石湖筆也石湖笑不辨崑志之作向出於二人之手事辭或未一今夏不揆續修將以釐前誤而紀新聞或有議其擅者其與議吳志者若相反焉於此可以知後進之視先達天地之相遠絕也於其鉅梓之畢書以自訟此意

元楊維禎崑山州志序

崑山州楊才抱其先人履祥公所著州乘凡二十二卷因其友袁華謁予錢塘曰先君嘗以州之志籍多散漫疎漏更而新之積勞於是者蓋十餘年而獲成此編今州監李

羅帖木爾將壽諸梓吾子與才系同出浦城文公十葉後幸惠一言引諸首予謂金匱之編一國之史也圖經一郡之史也士不出戶而知天下之山川疆理君臣政治要荒蠻貊之外類由國史之信也不入提封而知其人民城社田租土貢風俗異同戶口多少之差由郡志之信也然則操志筆者非有太史氏之才孰得與於斯乎吾曩入吳竊見公所著宋朝蕃龜之錄凡若干卷今之修史者購之而未得也又有帝王圖辨素王道史姓氏通辨行於時吁公之博學有史才可占矣宜其成是書也立凡創例言博而能要事核而不蕪與前邑志不可同日而較工拙也且我聞崑山自縣陞州戶版與地利日增租賦甲天下州郡縣

市賈之舶萃焉海漕之艘出焉庸田水道之利害在焉忠臣烈女代不乏絕鴻生碩士爭爲長雄不有史才者出而任筆削何以爲是州之信史哉吁是書之得託者今幸矣故予不辭爲之敘抑予又聞公所著著龜爲採書使者賺而去之而賞爵不及焉此才之不幸而公九泉之憾也故并序及之公諱諱字履祥自號東溪老人云至正四年秋七月

明楊壽夫崑山志序

古者疆理有圖郡邑有志夫豈無故而然俾後人按圖索志則疆理郡邑雖廣其間風俗土產景物人材文章名數沿革靡不一覽如指掌此圖志之作文獻足徵誠不爲無

所補也姑蘇古吳國爲東南諸郡之冠崑山又蘇之大邑舊有志失之太畧不足參訂互考寥寥數百年未有爲之增益洪惟太宗文皇帝丕承太祖高皇帝統御寰宇文運聿新制作明備隆古之所莫及乃於永樂丁酉詔示天下郡邑蒐考舊志或有未周卽加採輯增附類進蓋欲因之纂修大一統志也於是崑山合新舊志編摩成集者范能盛頤屈昉等輩也厥後司訓季篋仲怡爲之校正舛譌補苴漏遺輯成懼所傳未廣適主冬官事桐城李君延祐暨郡佐渤海王君佐天台潘君叔政同見是書始末該博乃屬諸縉紳而言曰是邑之志參酌古今誠爲詳細然卷帙頗繁非資有力爲之刊行則前功將盡棄矣於是縣大夫

吳仲郢李貴夏浩張鑑葉俊輝捐俸鉅梓謀以壽傳費浩
莫克就緒值邑士龔思齊氏博雅好義助資以成其美不
惟俾斯志有益於今而且廣傳諸後也豈不偉與事竣久
未有爲發引以達其意者中書舍人朱君仲昭言其詳求
予序以冠於端不敢固辭余披觀之自縣治以至太倉城
俱畫圖其圖凡六卷帙始於沿革終於題咏凡十有八辭
簡而暢事備而核學士大夫端在窗几而欲知此邑風土
江山以爲操弄翰墨之助若一覽之如執璿璣以觀大運
如據要會以觀方來皆不勞餘力而盡在目中益信數君
子修輯參訂之功鉅梓壽傳之美俱爲不淺迨我聖朝纂
修大一統志得有考據附入篇什以垂訓於百千萬世之

久亦豈不有所資焉是爲序宣德癸丑七月行在翰林院

編修楊壽夫序

按吳仲郢夏浩張鑑見職官餘無攷龔思齊名賢見子理傳朱仲昭卽太常夏景

明季麓崑山志序

太宗文皇帝御天下之十有五年詔郡邑各蒐緝其封域
沿革山川勝槩人物出處與夫公宇寺觀橋坊之廢興鳥
獸草木貢賦之所產出條爲凡例類纂以進崑山縣志時
則有淞南范能仲能玉峯盛頤養蒙屈昉季恒等以宋邊
實舊志附益新事編摩成集悉上送官自是以來無全書
可見縣尹任侯景和庶政之暇搜訪圖經乃得新志於仲
能所點竄塗擦紛錯無緒爰命麓重加校讎以備稽閱麓
不揆謏聞參之舊經以撮其要酌之新志以著其詳繁焉

以及華焉以摭臚分彙聚總之爲一十八卷凡所載悉依舊志所損益者援據之先實譎疑之相承而已然一人知識豈無漏遺尙俟博雅君子以補其不逮爲將來皇明大一統之志出則是編當取以覆醬瓿耳

按任侯名豫見職官

明虞臣顧侍御崑山志序

郡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典章文物於是乎在故自孔子之聖而猶病文獻之不足徵然則載籍者真有家者之不可以或廢與崑山古婁縣也素號繁庶宣德初常熟季篋來典崑學嘗爲作志景泰中邑人蔣明復作新志迨今又五十餘年矣江右吳侯以名進士來蒞茲土思古名賢必因俗爲治顧惟邑志日就散逸或乃取舍失宜統

紀無次將何以省風俗而美教化時監察御史顧君孔昭以疾在告家居且勿藥矣乃請重爲修輯於是摭摭舊聞搜抉近事惟公惟慎罔有或遺其凡例雖本之二志其裁制則務合眾心中復增入封贈重恩典也書成屬予爲序夫星土之法既有九野則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爲之限隔風氣爲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故周禮旣設有職方氏以掌天下之圖辨其邦國都鄙財用穀蓄之數以周知其利害而又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土訓以詔地求誦訓以知地俗凡此皆因俗爲治之意也降及後世訓史之職旣廢政亦苟簡則夫郡邑之志要亦不失夫古之遺意蓋非是則風俗之澆淳人才之高下戶口之登耗疆域之

沿革學校之廢興舉措焉莫之或知雖有賢哲生於其後亦無自以取證其言則郡非其郡邑非其邑人文漸乖制度滅裂其與裔彝荒徼相去無幾矣今是書之成發新例以尊國典本舊文以存故實其言約其事備語風俗則重耕織而畧浮奢語人才則先德行而後文藝語名宦則進循良而退刻薄語節義則舍浮名而採實行凡此之類不一而足皆所以補前志之不及粹然其爲不刊之書也其餘山川名勝紀述題咏靡不具載使後之爲政者得以持循生於斯地者有所觀法是志之有裨於崑也夫豈可以一二計耶詩云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予崑產也拭目於茲久矣幸侯之斯舉真知所務而又喜是書不爲徒作

故不辭而爲之序云

按吳侯名祺見名宦

明方鵬崑山縣志序

國朝修崑志者三人季志遠矣蔣不足徵也惟顧爲近之而太畧焉補其所遺續其所不及以成一邑之完書此其時乎顧子非其人耳前令楊侯仁甫不知予之非其人也而專委之編次垂成侯適以召去今侍御王侯子正繼至請於郡守肅齋王公刻而傳焉將使吏茲土者得有所考以行其政是故按城社則思守焉覈民數則思養焉訪習俗則思教焉修貢賦則思敬焉稽祀典則思正焉前乎吏茲土者善必特書之則思齊焉或不書則思懼焉此二侯之深意也抑吾崑民生物產與他邑等耳惟人才之盛則

實倍之故於是獨詳焉將使承胤緒者起象賢之心共闡
井者奮嚮往之志鉅公碩儒接跡而出以增茲邑之重斯
其上也其次一命之榮一藝之善亦得以廁名其間則夫
人皆當感發而興起以求自異於齊民而後已也豈可生
無益死無聞而負此文獻之地哉此則操筆者之微意也
鵬也抱痾衡門舊學荒落深懼採擇不精紀載不備勸懲
無法以孤盛舉然秉公持正之心則不敢不自盡矣以此
獲罪吾知不免焉而亦不敢辭也是役也楊侯倡之王侯
成之皆能以文飾吏者而揭三尹夔梁文學介亦與有勞

焉法得附書

按楊侯名逢春王侯名廷
揭三尹夔見職官名宦傳

明周世昌崑山志序

崑山古無志宋淳祐壬子直學凌君萬頃掌儀邊君實始
承項侯公澤之請爲志三卷越二十年謝侯公應復加續
補嗣後代有纂述然歷歲滋久或散佚而無傳或詳畧有
未當識者不能無遺論焉世昌繙閱之餘爰思太常方公
修舉之後今將四紀衣冠文物之盛政教興革之宜深惟
久而湮沒是懼乃搜訪古志得六七家更取紀事之史考
訂摭拾間附以迂疎一得之見輯之以便觀覽示子孫非
曰可傳也學憲霽巖陳君偶見之遂以聞於邑侯申父母
侯曰此缺典也吾有志焉久矣亟命世昌足完之且教之
曰志記也記邑之事也不患無文而患無實得其實因其
文而述之斯爲善矣若徒徇以己私參以己作又奚貴乎

斯言也侯蓋深知為志之難而世昌顧非其人也惟侯之命不敢違遂忘其譏陋彙為一十二卷而呈正焉然此特具其梗槩云爾崑為三吳望邑縉紳章縫之士吐詞為經者比比而是必有援古證今斟酌損益勒成一代之典以副侯之盛舉者出焉而又何藉於此也然則是編也其祭祀之芻狗已乎

按學憲陳君名允升見列傳邑侯申名思科

國朝沈德潛崑山新陽合志序

崑山即秦時所建婁縣因婁江得名也梁天監中分婁縣置信義縣後又分信義置崑山縣唐天寶間移縣治於馬鞍山之陽後歷宋元明暨國朝皆因之雍正二年從督臣分大縣之請復分縣為新陽以縣境新陽江得名迄今

將三十年矣從來縣必有志周禮外史氏掌四方之志上之於朝俾天子周知都邑之盛衰與民生之樂苦典綦重也崑山舊志前明萬曆二年修輯自後未經重修恐歲月既久文獻闕如且分縣以來亦未編輯新志蒞茲土者欲諮利弊因革而考鏡無資是亦居官者之恥也崑山令鄒君召南新陽令張君子介申詳大吏敦請虞山王良齋侍御為總裁邑中儒林多聞之士為分修蒐羅采擇鑑古準今毋徇私毋瞻顧閱兩寒暑共得三十餘卷而亳州州司馬顧君登獨肩劬劬諸費其書乃告成焉今披而覽之自星野沿革山川風俗暨戶口徭賦學校選舉與夫古蹟冢廟名宦人物列女藝文之類體例猶夫他志也而其間訂

崑山新陽縣志卷末
一
譌補闕發潛闡幽凡忠孝節烈之日月爭光文章政理之彪炳簡冊賦役之由減而增復由增而減風氣之由盛而衰復由衰而盛兩邑分合并如融如於志乘之中史筆寓焉可云質有其文詞敷於事者已夫今日之崑山新陽卽秦以來之婁縣也第五倫傳稱其俗多淫祠陸機詩祇述風土清嘉舊志亦不隱其多奢少儉好訟佞佛今民之生其間者其君子敦禮讓而說詩書其細民勤力作而裕蓋藏蓋自我朝受命
列聖相承德教漸涵有加無已今
上自御極以來省徭賦屢蠲租勸農桑課實學益務與海內休養以無事卽問有凌競未馴者亦漸化其風以日歸

於仁讓其生息理極其百有餘年於茲矣則今日邑志所載去古王者流風遺澤未遠也而抑知
上之潛驅默率者固如是之深且久哉後之官兩邑者不爲毛摯深刻之吏并不爲刀筆筐篋之吏而願爲廉吏與循良之吏則志中所載準而行焉洵爲前事之師資也且夫覘一邑可以知郡覘一郡可以知天下方今郡志省志上而一統之志釐然具有成書矣倘異日重加修輯網羅放失未必不有取於斯志也夫
國朝顧登興修崑山新陽台志述
登自癸亥歲沐恩歸籍屏居田里自分衰老惟欲課子孫讀書守分戶外事不能稍備馳驅矣願嘗慨念邑志

未修已越百數十年先達事蹟隱而不彰間有紀載亦零
帙斷簡未彙成書非所以崇先哲而樹芳型於奕世也戊
辰春新修府志頒行首讀凡例以崑新志書闕畧極力蒐
羅難免遺漏爲歎登於是益用慨然會平原張公子介任
新陽之五年頗亦觸發其衷枉過荒廬共謀修輯計及秉
筆海內宿學重望無如府志總裁虞山王侍御者力主敦
請至所費浩繁未便輕舉委登先捐三百金爲開創之資
餘與崑邑鄒公設法募輸徐圖其成適有汪君廷揚孔君
傳泗好義仗助多寡不同並足鼓興贊成然議擇地開館
若雇賃公所則器皿供億益復周章覘余城西樓房願假
館焉登亦唯唯鄒張二公遂申稟上憲批答無異辭於十

一月初開館禮延王侍御駕臨示定章程並請兩邑中齒
宿學高之士分任纂彙其凡筵幃榻酒醴肴核楮墨膏火
修脯僕役諸費登身任無辭至明年夏外募供應者亦三
四月然上下文移往來需費所得甚少所用甚多及秋不
繼諸君各散去而張公亦謝任計其時諸類叢彙未及十
分之三耳迨及冬月悉心籌度命次男世效復請虛衷秉
公不憚辛勤者一兩人至舍儘力續纂兼繕錄者三四人
呵凍不遑始有六七陸續呈之王侍御總爲裁定而鄒侯
又丁艱去庚午春賴署崑邑孫公署新邑潘公俱欲其成
設法捐助數十金登又何能局於三百之數亟倩刻工四
十餘名在舍剞劂及秋而人物傳十餘卷印樣先完適逢

皇朝兩縣新志卷末
鄉試編校稍閒而恭遇

聖駕南巡大憲飭取所屬各府州縣志彙集備覽檄催絡繹新任崑山馬公新陽張公速欲竣事因催汪氏捐銀全繳而又未獲盡裨實用臘除之日自首至尾計得書三十六卷刷印數十本繳呈當事惟原定目錄尙有藝文一類未及訂定登念名人述作因事建言非但鄉邦裨益抑足使後學觀型流傳久遠於此時重有賴焉益多蒐羅釐爲三卷捐貲增刻遂成完璧於焉可告成事矣登不才無能仰止先型惟是先六世祖侍御府君在前明宏治中纂修邑志三百年來爲世所稱瞻顧手澤追惟水木時時有慨於心今賴賢有司及諸君子共襄茲舉得成勝觀而登於

繼述先人之志則竊有私幸刻既竣因念百數十年廢墜之典一朝而復然而創始之難終事之尤不易不惑於浮言不阻於薄力始終肩任存乎其人爰濡筆而爲之述俾後之君子有所觀覽焉時乾隆十六年辛未季春

國朝石韞玉崑新兩縣志序

崑山乃古會稽吳縣之地梁大同初始立崑山縣其地在府治東七十里襟山帶湖沃壤百里据松江之上游風俗清美人物秀愿男勤耕作女習紡織菽粟布帛之利樂有盈餘文人才士古今接踵相望蓋東南一望縣也雍正三年因其財賦重而訟獄繁析其半爲新陽縣兩縣向有合志修於乾隆十五年迄今又八十餘年其間官吏代更科

名輩出衣冠人物之繁盛園林第宅之變遷不有所述後
之人將何所考稽焉道光元年蘇州太守宋公如林議修
府志而崑新兩縣之志亦同時並舉其採訪繕刻之費邑
人朱君大松獨肩其事國子監典簿王君學浩總司編輯
之任而予亦與聞焉經始於道光初元越五年而竣事夫
志者史氏之附庸也府志總九邑之事不得不從簡而縣
志僅載一邑之事可以加詳焉府志所不及載則載諸縣
志此府志既成而縣志亦不可少崑邑自梁及今歷時久
遠而新陽分縣纔及百年舊事既不可分而新事則繁簡
不相讐此兩邑之志不得不合也書既成因序其緣起於
簡端道光五年冬十月

國朝朱大松重修崑新兩縣志述

憶昔先嚴尚賓府君見背時呼不肖大松及弟大棟大榕
大桐而命之曰我平生有一事未了汝輩知之乎則以不
知對曰邑志之失修久矣惜乎我有志及此而天不假我
以年也厥後先妣秦太孺人亦嘗以爲言大松耿耿於心
者已二十餘年矣至道光元年弟輩皆成立因謂之曰猶
記父母之遺命乎於是皆瞿然思繼先人之志而任其事
也因遂謁請平日之父執及鄉前輩謀典是役諸君子皆
欣然任之乃設局公所之敦善堂朝夕蒐葺無間寒暑至
五年春竣事將付剞劂諸君子以大松之有微善於茲也
屬跋語以紀其實大松素不文何敢置喙重違諸君子命

